

宋元明文評註讀本

臺灣省立臺中圖書館



31120003497491

中國文學精華

宋元文明評註讀本

上 冊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 宋元明文評註讀本

## 目次

### 卷一

#### 論辨

- 史說 張舜民……………一  
諱言 張 耒……………三  
吳五百 蕭德藻……………四  
怒蛙說 陳傅良……………六  
三說 姚 鎔……………九  
蜃說 林景熙……………一一  
權說 何榮祖……………一三
- 
- 錄鬻婦說 劉 崧……………一五  
鑽燧說 宋 濂……………一七  
諭頑 宋 濂……………一九  
猿說 宋 濂……………二〇  
越巫 方孝孺……………二一  
蚊對 方孝孺……………二二  
貓說 薛 瑄……………二五

西溪漁樂說 羅 玘……………二七

宗忠簡公文集序 樓 昉……………四九

茅焦論 商 輅……………二八

跋李莊簡公家書 陸 游……………五二

善仕論 汪道昆……………三〇

胡忠簡公文集序 楊萬里……………五三

藺相如完璧歸趙論 王世貞……………三二

周禮說序 葉 適……………五六

序跋

蘇氏文集序 歐陽修……………三五

交信錄序 謝枋得……………五九

惟儼文集序 歐陽修……………三八

六書故序 戴 侗……………六〇

范文正公文集序 蘇 軾……………四〇

跋劉翠微罪言 秦 文天祥……………六二

書蒲永昇畫後 蘇 軾……………四四

汪氏勳德錄序 虞 集……………六四

讀孔子世家 王安石……………四六

文丞相傳序 許有壬……………六六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四七

書劉禹疇行孝傳後 劉 基……………六八

讀柳宗元傳 王安石……………四八

踏花篇序 艾南英……………七一

題元祐黨碑 倪元璐……………七二

上王兵部書蘇軾……………七三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蘇軾……七五

答李廌書蘇軾……………七七

上樞密韓太尉書蘇轍……………八〇

答趙內翰書蔡襄……………八二

答劉蒙書司馬光……………八四

書嵇叔夜詩與姪楨黃庭堅……八八

答李幾仲書黃庭堅……………八九

與秦少游書陳師道……………九一

與羅仲素書李侗……………九二

答汪尚書書朱熹……………九五

答葛寺丞書楊萬里……………九八

與尉論捕盜書陸游……………一〇二

上宰相書劉因……………一〇四

與余休魏校……………一〇七

與康對山霍韜……………一〇九

與郡守肅齋王公書文徵明……一一二

答毛憲副書王守仁……………一一五

報劉一丈書宗臣……………一一七

贈序

送石昌言舍人北使引蘇洵……一二〇

太息送秦少章蘇軾……………一二二

送趙希道序潘輿嗣……………一二四

送宜黃何尉序 陸九淵……………一二五

錢乙傳 劉 跋……………一〇

送東陽馬生序 宋 濂……………一二八

一是居士傳 鄭思肖……………一三

指喻 方孝孺……………一三〇

節婦馬氏傳 元明善……………一六

贈段可久宰福山序 邱 濬……………一三三

烈婦胡氏傳 王 惲……………一八

愚說贈王君 楊循吉……………一三五

李疑傳 宋 濂……………一九

贈周瑩歸省序 王守仁……………一三七

南宮生傳 高 啓……………二二

卷二

傳狀

阿留傳 陸 容……………二五

趙延嗣傳 石 介……………一

先妣事略 歸有光……………二七

曹氏女傳 章望之……………四

韋節婦傳 歸有光……………三〇

洪渥傳 曾 鞏……………六

邢布衣傳 文震孟……………三一

碑誌

方山子傳 蘇 軾……………八

范純佑墓誌銘 富 弼……………三四

瀧岡阡表 歐陽修……………三七

竹樓記 王禹偁……………七〇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歐陽修……………四一

王彥章畫像記 歐陽修……………七二

石曼卿墓表 歐陽修……………四四

滄浪亭記 蘇舜欽……………七六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王安石……………四七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曾鞏……………七八

聶孝女墓銘 元好問……………四八

木假山記 蘇洵……………八三

孝子田君墓表 劉因……………五二

李氏山房藏書記 蘇軾……………八四

新建諸葛忠武侯祠碑 張時徹……………五六

靈壁張氏園亭記 蘇軾……………八七

弟婦王氏墓誌銘 唐順之……………六〇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九〇

寒花葬志 歸有光……………六四

書襄城公主事 王回……………九一

女二二壙志 歸有光……………六五

新城遊北山記 晁補之……………九四

五人墓碑記 張溥……………六六

五嶽祠盟記 岳飛……………九六

雜記

武夷精舍記 韓元吉……………九七

書包明事 陸游……………一〇一

居室記 陸游……………一〇二

故節士詹公祠堂記 袁燮……………一〇四

湧雲樓記 趙秉文……………一〇七

鶴菴記 劉因……………一〇九

秦士錄 宋濂……………一一一

舵師記 林誌……………一一五

遊龍門記 薛瑄……………一一七

重修至德廟記 周忱……………一二〇

記王忠肅公鞞事 崔銑……………一二二

書二館人事 王世貞……………一二四

謁漂母祠記 黃省曾……………一二六

可樓記 高攀龍……………一二八

孝女格天記 顧文亨……………一三〇

李龍眠畫羅漢記 黃淳耀……………一三二

箴銘

西銘 張載……………一三四

食戒 李東陽……………一三七

頌贊

蕭僕贊 并序 方孝孺……………一三八

哀祭

潁州祭歐陽文忠公文 蘇軾……………一四〇

祭康先生文 王思廉……………一四一

瘞旅文 王守仁……………一四三

瘞古誌石文 鄒迪光……………一四六



# 宋元明文評註讀本卷一

論辨

史說

張舜民

(宋)字芸叟，新平人。善爲文中進士，爲襄樂令，上言新法不便。元祐初，司馬光薦之，召爲監察御史，出知陝、潭、青三州，入爲吏部侍郎。坐元祐黨，安置商州。自號浮休居士。著有畫墁集八卷，畫墁錄一卷。

馬文淵有言：『人貧當益堅，老當益壯。』貧而堅者，雖市里小民尙有之；老而壯，雖士人未之見也。

韓退之潮陽之行，齒髮衰矣，不若少時之志壯也，故以封禪之說迎憲宗。又曰：『自今請改事陛下。』觀此言，傷哉！丈夫之操，始非不堅，誓於金石，凌於雪霜；既而怵於死生，顧於妻孥，罕不回心低首，求免一時之難者，退之是也，退之



非求富貴者也，畏死爾。故善爲國者，如農圃然：初則養育其材，勿使之夭折；終則將就其美，勿使之摧折。君臣相成，同底於道，顧必使之至於盡歡竭忠之地，亦何有哉！唯樂天則不然，知其不可爲而一舍之，危行而放其言，懷卷而同其塵，可謂晦而明，柔而立者也。故終其身而不辱。如劉夢得、柳子厚輩，舍文字語言之外，復何有哉！

以畏死坐昌黎，如老吏斷獄，平允無頗。

【註釋】【馬文淵】漢馬援，字文淵，少有大志，嘗謂賓客曰：「丈夫立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韓退之】唐韓愈，字退之。

【潮陽】愈以諫佛骨，貶潮州。潮陽，唐郡，治海陽，今廣東潮安縣。【封禪之說】韓愈潮州謝上表：「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

泰山，奏功皇天。」按：泰山上築土爲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曰封；泰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曰禪。（五經通義）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禪梁父。憲宗好大喜功，退之故以此逢合之耳。【忱】恐也。【將就】（詩）「將予就之，繼猶判渙。」此言將就係成就之意。

【底】至也。【樂天】唐白居易，字樂天，元和進士官至刑部尚書。晚年放意詩酒，號醉吟先生，居香山，稱香山居士。【而一

舍之】謂知其不可爲，而一切舍之也。【危行】（魯論）危行言遜。【放言】（魯論）隱居放言。【懷卷】（魯論）「邦無道，

則卷而懷之。」卷同捲，懷，猶藏也。【同塵】（老子）「淵乎似萬物之宗，和其光，同其塵。」言不立異也。【劉夢得】禹錫字。

【柳子厚】宗元字。二人均以文學著稱，惟黨於王叔文，故不爲當世所重。

諱言 ○就其文體言之，亦論辨類也。

張

耒

(宋)字文潛，楚州淮陰人。十二歲能文，弱冠第進士，官太學錄史館檢討。紹聖初，直龍圖閣，知潤州，坐黨謫官。  
徽宗立，召爲太常卿，復出知潁汝二州，又坐黨籍落職。著有宛邱集七十六卷。

高宗自誅長孫無忌，放褚遂良等後，天下以言爲諱者二十餘年。其後一御史嘗抗論「不急事，時謂「鳳鳴朝陽。」方其以言爲諱也，武氏不出房闥而取其國，天子自殿陛之下，門闕之外，顛倒錯亂，無由知之。而其左右忠臣良士，豈無良策善計，亦不敢告。故以牝奪雄，坐房輿，奪廟社，犯天下之至不順，爲天下之難成而有功。此譬如盜入主人之家，執其主，塗其耳目，而惟其所爲，何求而不得哉？

張子曰：天將亂人之國，則必使諱人之言。人之愛其身，其寢食起居有少異焉，而人告之，則必信之，又從而治之。夫如是，則可以終身而無疾。今其寢食起居，類非平人之狀，而其親戚朋友，旁視而不敢告，一日疾作而死矣。太宗以蘭陵公

主園賞言者，其直百萬，非好名也，事當然也。

以言爲諱，自是君主時代之通病。文中兩喻，頗覺精切。

【註釋】【長孫無忌】字輔機。高宗欲立武昭儀爲后，無忌力爭。許敬宗希后旨，誣無忌謀叛，投繯卒。【褚遂良】字登善，以

與無忌同諫立武昭儀，貶愛州卒。

【鳳鳴朝陽】高宗既封泰山，欲遍封五嶽，御史李善感以諫。先是內外以言爲諱，將二十年，及

李善感上疏極諫，時人喜之，謂之「鳳鳴朝陽」。言爲希世之瑞也。【陞】升高階也。【牝奪雄】《易》「牝雞司晨，維家之索。」

言武后以婦人而擅朝政，卒移唐之天下也。【犯天下二句】言武氏以女主篡唐，名至不順，事至難成，而卒能有功。【蘭陵

公主園】太宗嘗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爲法不當死，太宗嘉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

吳五百

五百，卒役之行刑者。京師言：「人之智能神氣不足者，謂之半弔子。」半弔，五百也，故以相斬。一作伍伯，五人中之長也。

蕭德藻

《宋》字東夫，閩人。紹興二十一年進士，官烏程令，遂家焉。所居屏山，自號千巖老人。有千巖擇稿。

吳名翫

切，丑江

南蘭陵爲寓言斬

切，近居

之曰：「淮右浮屠客吳，日飲於市，醉而

狂，攘臂突市人，行者皆避。市卒以聞吳牧，牧錄而械之，爲符移授五百，使護而返

之淮右。五百詭浮屠曰：「狂髡！坐爾乃有千里役，吾且爾苦也。」每未晨，蹴促

之卽道，執扑撲驅其後不得休；夜則繫其足，至奔牛埭代，浮屠出腰間金市斗酒，夜醉五百而髡其首，解墨衣衣聲去之，且加之械而繫焉，頽壁而逃。明日日旣暎，五百乃醒，寂不見浮屠，顧壁已頽，曰：「嘻！其遁矣。」旣而視其身之衣，則墨，驚循其首，則不髮；又械且繫，不能出戶。大呼逆旅中曰：「狂髡故在此，獨失我耳。」客每見吳人輒道此，吳人亦自笑也。

千巖老人曰：『是殆非寓言也，世之失我者，豈獨吳五百哉！生而有此我也，均也，是不爲榮悴有加損焉者也。所寄以見榮悴，乃皆外物，非所謂儻來者邪？』  
悴而今榮，儻來集其身者，日以盛；而顧揖步趨，亦日隨所寄而改。曩與之處者，今視之，良非昔人；而其自視，亦殆非復故我也。是其與吳五百果有間聲去否哉？吾故人或駸駸聲去，華要當書此遺聲去之。』

隨寄而改，失其故我，人情大抵然耳，何異乎吳五百。

【註釋】

【吳名憊】憊，愚也。言吳中著名多愚人也。

【南蘭陵】

今江蘇武進縣西北六十里。晉太興初，置南蘭陵郡。

【寓

【言】(史記莊周傳)其要歸於老子，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皆寓言也。謂寓託之言。【斬】戲而相愧曰斬。【淮右】淮水之右。

【浮屠】僧也。【突】觸也。【卒】選卒也。【吳牧】守吳之官也。【錄而械之】言收而械治之也。【符移】符以竹

爲之，書所敕命於上，而付使以傳行之。移，官文書之用於平行及下者。(後漢書光武紀)於是致僚屬作文移。【詆】罵也。【髡

鬻髮，用以稱僧。【坐爾】言坐爾之故，乃有千里役。【吾且苦爾】言爲爾所苦，將以苦還治爾也。【蹴】踢也。【扑】杖也。

【繫】縛也。【奔牛埭】在今江蘇武進縣西三十里，亦稱奔牛堰，今名奔牛鎮。【墨衣】罪衣。【衣之】謂解己衣以衣之

也。【頽】壞也。【眈】未時也。【循】撫也。【逆旅】客舍也。【狂髡故在此二句】誤己爲浮屠，故言其在此，而不知

己之何處去耳。【所寄】謂所處之地也。【儻來】儻，或然之辭。(莊子)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良】甚也。

【駸駸華要】(詩)載駸駸駸。注：駸貌，言故入中有駸駸，至於繁華樞要之地位者，當書此遺之，使毋失其故我也。

## 怒蛙說

陳傅良

(宋)字君舉，瑞安人。乾道中進士，官至寶謨閣待制，卒諡文節。傅良與張栻、呂祖謙爲友，文擅當時。著有止齋

文集五十一卷，歷代兵制八卷。

日有烏，月有蛙。蛙與烏相遇，烏戲蛙曰：『若齧肉耳，躍之高不咫尺，焉能爲哉！』蛙曰：『吾已矣，若無斫我！』烏曰：『若亦能怒邪？』蛙曰：『吾翹吾腹，翳太

陰之光呀虛加切吾頤淡昭除更切其壤除更切隙除更切吾日，列星不能輝；奚而不能怒！若不吾信，月於望，吾怒以示若。其望，月果無光。

他日，蛙遇鳥曰：『曩吾怒，得毋惕乎？』鳥曰：『若焉能惕我哉！吾振吾羽，翳太陽之光，肆吾味，盡音啄其壤，徐以三足蹴之，天下不敢寧而居。吾視若之怒眇矣，奚以若惕爲！若不吾信，月於朔，吾怒以示若。其朔，日果無光，嗇人伐鼓，馳且走焉。

又他日，鳥遇蛙曰：『吾怒也何如？』蛙曰：『始吾謂極威矣，而不知子之威震于我也。』日之馭曰：『羲和，傍聞之曰：『噫！何謂威？吾疾其驅，六龍不敢稽；吾赫其燥，雲不敢雲，雨不敢雨，風不敢風。八土之埏，吾能赭其膚；萬壑之陰，吾能禿其毛；百川之流，吾能杜其液。且彼與若敢言怒哉！若不吾信，吾怒以示若。』於是果旱暵者半載，凡天地之間病之。

他日，羲和遇鳥曰：『吾怒也何如？』鳥嚇然曰：『始吾謂極威矣，而不知子

之威震於我也。』飛廉豐隆屏翳者聞之，相與造羲和誚焉，曰：『若矜而怒邪？吾當威示若。吾三人者，噓其氣，足以霧乾坤之倪，噴吾沫，足以漂嵩華之峯；嘯吾聲，足以簸四海，掀九州而覆之也。果爾，若烏能威！』言未既，豐隆噓焉，屏翳噴焉，飛廉嘯焉，莫晝莫夜，彌山漫谷者亦半載。

嗚呼！司造化之權，而私以怒競，民物奚罪哉！

私以怒競，民物奚罪兩言，想見當日羣小亂政，相尙黨爭，貽禍家國之隱痛。

【註釋】【烏】（韻會）日中有三足烏。【蛙】古人謂月中有詹諸詹諸，蛙屬。【若】汝也。【櫛】塊切肉也。【咫尺】八

寸爲咫。【斬】見上吳五百篇。【吾已矣二句】言已雖無能爲，汝尙不能戲而相愧也。【翹】舉也。【翳障】障也。【呀】

張口貌。【啗】食也。【壤】（穀梁傳）三年日有食之，吐者外壤，食者內壤。原註壤作傷解，此則當解從土壤之壤。【勝】定視

也。【咄】鳥口也。【眇】小也。【嗇人伐鼓】（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晉奏鼓，嗇夫馳，庶人走，伐擊也。嗇人，書作嗇夫，主

幣之官。【震於我】言我亦震動於爾之威也。【羲和】（廣雅）日御曰羲和，御與馭通。【六龍】（易）時乘六龍以御天。

【稽】留止也。【輶】（說文）車輅也。【赫】（詩）赫赫炎炎，赫赫旱氣也。【八士之埏】（司馬相如封禪書）上暢九埏，下泝

八埏，埏，地際也。【膚】此作地面解。【毛】草也。（左傳）澗溪沼沚之毛。【杜】塞也。【液】汁也。（文子上仁篇）渙乎其若水

之液。【嘆】乾也。【飛廉】（漢書武帝紀注）神禽，能致風氣者也。一作費，世以爲風神。【豐隆】（楚詞）吾令豐隆乘雲兮，



（王逸注）雲師。【屏翳】雨師也。見《山海經》。【霽】覆物之巾。此作覆字解。【乾坤之倪】倪，際也。際，極也。（韓愈文）乾端坤倪。【噴水也】。【沫】涎沫也。【漂】浮也。【嵩華】嵩山，在今河南登封縣北。華山，在今陝西華陰縣南。【嘯】聲口發聲曰嘯。【簸】顛簸也。【掀】舉也。【彌漫】滿也。【私以怒競】似有所指而言。

### 三說

姚

鎔

（宋）鎔，一作鑄，字希聲，剡溪人。嘉定間進士，爲吉州判官，以平寇功，擢守章貢。後忤帥臣，貶衡陽。著有雪蓬集。

海有魚曰「馬嘉」，銀膚燕尾，大者視睟子對切兒，鬻用火熏之，可致遠；常淵

潛不可捕。春夏孔子，則隨潮出波上，漁者用此時簾而取之。簾爲疏目，廣袤茂數

十尋，兩舟引張之，緹以鐵，下垂水底。魚過者必鑽觸求進，愈觸愈束，愈怒，則頰夾

張蠶獵舒鈎著聲入其目，致不可脫。向使觸網而能退卻，則悠然逝矣。知進而不知

退，用罹烹醢海之酷，悲夫！

淮北蜂毒，尾能殺人；江南蟹螯敖，堪敵虎。然取蜂兒者不論斗，而捕蟹者

未聞血指也。蜂窟於土，或木石，人蹤迹得其處，則夜炳烈焰巨，臨之，蜂空羣赴燄，

盡殮；聲去然後連房剝枯取。蟹處蒲葦間，一燈水滫，虎莫不郭索而來，悉可俯拾。

惟知趨炎而不安其所，其殞也固宜。

猩猩

星

人面能言笑，出蜀封谿山，或曰交阯。

止

血以赭，計

色終始不渝。

酒喜屐。

劇

人以所嗜陳野外，而聯絡之，伏伺其旁。猩猩見之，知爲餌已，遂席

斥本

嘗其人姓名若祖父姓名，且相戒毋墮奴輩計中，攜儔唾罵而去。去後復顧，因相謂曰：『盍嘗試之？』既而染指知味，則冥然忘夙戒，相與沾濡徑醉，相喜笑，取屐加足，伏發，往往顛連頓仆，赴掩羣無遺。嗚呼！明知之而明犯之，其愚又益甚矣！蠢蠢如此，物固可笑。然笑物而不爲物笑者，有幾人哉！

【註釋】【銀膚】膚作銀色也。

【燕尾】尾鏃尖銳而上開，若燕翮也。

【倅】周年也。

【潛】伏也。

【簾】取魚具，以竹爲

之。【疏目】闊其目也。

【表】長也。【尋】八尺曰尋。

【蟹】魚類，額旁小蟹曰蟹。

【鉤著其目】言因張舒而鉤者，簾之

目也。

【罹】遭也。

【醢】肉醬也。

【尾】蜂之尾針也，作管狀，形中含毒液，刺人則膚爲之腫。

【螯】蟹之第一對足也，其端兩

肢，開合如剪，常用以夾取食物，並爲自衛之器。

【不論斗】言取之多，至不以斗論也。

【窟】穴也。

【炳】明也。

【烈】猛也。

【炬】束葦燒之也。

【殮】死也。

【房】蜂房。

【剝】剖也。

【滫】水畔。

【郭索】（揚子）「蟹之郭索。」郭索，多足貌。

【殭】殺也。【封豨山】四川無此山。按爾雅注曰：「今文証封豨縣，出猩猩，狀如獐狝，摩如小兒疇。」原文或即指此。【交趾】通趾，今安南。【血以赭鬪】鬪，絨毛也，黠氈之屬。言以猩猩之血染鬪使赤也。【淪】變也。【餌】陰以利誘曰餌。【靡】指也。【詈】罵也。【疇】類也。【盍】何不也。【染指】（左傳）「楚人獻鼈於鄭靈公，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鼈，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染指於鼎，加指於鼎也。【冥然忘夙戒】謂昏然而忘前之戒也。【沾濡】沾濕也。【伏發】伏伺之人發動也。【掩】掩捕也。

## 蜃說

林景熙

（宋）字德暘，平陽人。咸淳間，官禮部架閣，轉從政郎。宋亡不仕。會元人發宋諸陵，以遺骨建塔，景熙以計易其骨，葬之蘭亭。著有林霽山集五卷。

嘗讀漢天文志載：『海旁蜃氣象樓臺，』初未之信。庚寅季春，余避寇海濱。一日飯午，家僮走報怪事，曰：『海中忽涌數山，皆昔未嘗有，父老觀之，以爲甚異。』余駭而出。

會潁川主人走使邀余。既至，相攜登聚遠樓東望，第見滄溟浩渺中，矗觸如

奇峯，聯如疊巘。

音上聲

列如崒

慈恤切

岫

袖

隱見

現同

不常。

移時城郭臺榭，驟變欬

許切

峨，鐘鼓樓翼

勿切

起如衆大之區，數十萬家魚鱗相比，中有浮圖老子之宮，三門嵯峨，鐘鼓樓翼其左右，簷牙歷歷，極公輪巧不能過。又移時，或立如人，或散如獸，或列若旌旂之飾，饕餮之器，詭異萬千。日近晡，連冉冉漫滅，向之有者安在，而海自若也。筆譚記登州海市事，往往類此，余因是始信。

噫嘻！秦之阿房，楚之章華，魏之銅雀，陳之臨春，結綺，突兀淩雲者何限。運去代遷，蕩爲焦土，化爲浮煙，是亦一蜃也。何暇蜃之異哉！

此據近日光學家言，他處景物，光影返照之現象，與蜃何與。中幅形容盡致，結末則寄慨無窮。

【註釋】

【蜃氣象樓臺】

海面波平時：見遠山船舶，或城市宮室，倒映空際，此謂蜃氣，舊稱蜃樓；海中春夏間常有之。其理因夏

時海水溫度，低於空氣，故空氣海面密而空中薄，遠山等等之光線，除直達人目外，又斜上而入空氣稀薄處，幾經屈折，反射人目，故現

此象。古人不明物理，遂以蜃爲蛟龍之屬，能吐氣爲樓臺，其實非也。

【庚寅】元世祖二十七年。

【涌】騰也。

【瀨川】漢郡名，

今河南開封南境，及信陽北境；其地多陳姓。今日瀨川主人，陳姓也。

【巘】山形如篋曰巘。

【崒】高危也。

【岫】山穴也。

【欸】忽也。【魚鱗相比】言相比並如魚之鱗也。【浮圖老子之宮】（後漢書襄楷傳）楷上書曰：「開宮中立黃老浮圖

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爲。」（按）浮圖亦作浮屠，即佛陀之異譯。古人稱佛教徒爲浮屠，佛教爲浮屠道，後并以浮屠稱佛塔。此言釋道

寺廟也。【三門】（釋氏要覽）寺宇開三門者。佛地論云：「曰空門，曰無相門，曰無作門。」【嵯峨】山高貌。【簷牙】

（杜牧阿房宮賦）廊腰綽迴，簷牙高啄。（按）簷牙，簷際特出如牙之物，屋之飾也。【公輸】名班，魯之巧人。【旆】帛纒旒末爲

燕尾者。【盜】盆也。【詭異萬千】變化無定形也。【哺】申時。【登州海市】蘇軾有登州海市詩。（按）登州，今山東蓬

萊縣等地。【阿房】秦始皇之宮。【章華】臺名，楚靈王所建。【銅雀】魏武帝所建臺名。【臨春結綺】（南史張貴妃

傳）至德二年，乃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後主自居臨春，張貴妃居結綺，龔孔二貴嬪居望仙，並複道交相往來。

### 權說

何榮祖（元）字繼先，永年人，擢於吏事，尤明性理之學，讀書日記數千言。後官參政，尋遷右丞，進平章政事，卒諡文獻。

著有學易記等書。

或問：「權之爲說，漢儒解之於前，宋儒非之於後，不識權者果何物也？」愚

曰：「權亦事之宜也。」然則權與義同乎？曰：「不同。」請聞其說！曰：「

有常之宜曰義，臨時之宜曰權。」問者未達，曰：「權之說如此，不有害於道乎？」

曰：「否，孟子嘗言之矣，權正爲害道者設也。竊嘗思之，盈天地之間，往者過，來者復，裁制萬事，變通無窮者，惟其義而已。蓋仁者，義之愛也；智者，義之辨也；禮者，義之儀也；中者，義之則也；信者，義之實也。雖然，人之情萬殊，事之出萬變，或愛有不可施，智有不可用，禮有不可執，中有不可定，信有不可必，是皆孟子所謂害道者也。聖人知其然，故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夫權者，聖人憂道之深謀，處變之大用也。如可乎，不可乎，不可，此義也；或可之中有不可，而不可之中有可，此權也。權與義無非道也。然君子之用心，所當日進者，學也；深造者，道也；謹守者，義也；不可預知者，權也。愚故曰：「有常之宜曰義，臨時之宜曰權。」

如此解權義，較漢儒反經行權之說爲圓。

【註釋】「權亦事之宜也」義者宜也。此以亦字別之，知權由義生也。【孟子嘗言之】即男女授受不親章。【權正

爲害義者設也】言道有時而窮，不得不設權以調劑之。【可與共學數句】見魯論。注：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

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可與權者，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

## 錄鬻婦說

劉

崧

明初名楚，字子高，泰和人。七歲能賦詩。洪武初，以明經薦，歷官職方郎中，北平按察副使，禮部侍郎，權吏部尚書。尋致仕歸，自號樸翁。後復召拜國子司業，卒。有職方集、樸翁詩集行世。

歲己巳，兵後大歉，民有鬻其妻於廬陵之蕭洲，得五斗粟者。其夫持粟出門，去數百步矣，其妻號而返之，謂曰：「本以凶歉，不能兩全，又無別資可脫急，故寧鬻身以相濟。今所得粟止五斗，計其間去食新之日尚遠也；食五斗粟既能食新否乎？否則若終死亡耳，奈何遽捐結髮之誼，而爲此痛割哉？聞永新比歲豐而饒粟，此去不百里，盍歸粟主人，與若俱行丐以求活，萬一得兩存，以免於離析之患，不亦可乎？苟不幸而死，則偕死，況或者未必死乎？」乃泣謝主人，相攜而去。

劉子聞而歎曰：「義哉其妻之言也！夫夫婦以義合者也。今其瀕於死亡而

相棄，豈得已哉！遂至見粟不見妻，苟升斗以延旦夕，蓋無復有一日深長之慮者矣。使幸得食粟而不死，或食盡而死，皆未可知；然一食其粟，則終不得妻其妻者，必可知矣。茲其返粟而去也，或死不死，概未可知。而詞嚴義正，婦則存焉，夫豈佗佗上聲焉恃旦夕命以自矜者哉。夫鬻身非義矣，自鬻以濟其夫焉可也；身鬻矣，而所事不能以終濟，則不如全身俟命之爲愈。此所以反覆權之，而卒歸於正歟！

「嗚呼！世無烈丈夫久矣，況婦人女子乎！彼食人之祿，擔人之爵者，固將謂一旦緩急可恃也；君父不幸而遭難，則雖若紀信之詐，董永之賣，宜有所不辭。今

計不知此出，反乘危利菑，古災字肆然委質敬於他人，乃謂昔者之祿，不足以酬其

勳，而方恨去之不早者，顧此婦寧不大有覲贖哉！又或不能早斷以義，徒隱忍

渙贖忍年上聲，失其身矣；他日乃不勝自悔，始謂不能忘情於故夫餅師之憶者，則

亦何及哉！嗚呼！婦人從人者也，一而已矣，彼饑饉死亡，何足計哉！故吾於蕭洲之

婦，蓋深有感云。」



就目前之利，而計及他日之害，深識遠慮，吾服此婦。若乘危利菑，賣國求榮之輩，天良喪盡，尙望其有故夫餅師之憶哉！

【註釋】【歎】歲凶也。【廬陵】即今江西吉安縣。【食新】言食新稻也（左傳）王不食新。【既】盡也。【捐】棄也。

【結髮】（蘇武詩）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饒】豐厚也。【永新】今江西永新縣。【行丐】行乞也。【離析】析分也。

【瀨】近也。【不得妻其妻】上妻字動用，猶言不得有其妻也。【所事】謂己所有事。【伧伧】恐貌（韓愈祭鱷魚文）

伧伧倪倪，爲吏民羞。【反覆權之】謂反覆權其輕重也。【紀信之詐】信事漢王爲將軍，項羽攻滎陽，急自請乘漢王車，黃

屋左轡以誑楚。漢王間出，信遂被焚。【董永之賣】董永，漢千乘人，少失母，獨養父，流寓孝感。父亡，無以葬，乃從人貸錢一萬，曰：『

後無錢還，當以身作奴。』【委質】猶入仕也。古時相見，必執贄以爲禮。贄，質通。（晉語）臣委質於翟之鼓。【視】慚貌。【澳

忍】垢濁也。【餅師】（全唐詩話）寧王取賣餅者妻，問曰：『汝憶餅師否？』默然不對，雙淚垂頰，若不勝情，王乃歸之餅師，以終其

志。

## 鑽燧說

宋

濂

（明）字景濂，浦江人。幼英敏，強記，入龍門山著書，踰十餘年。太祖召見，除江南儒學提舉，詔修元史，充總裁官。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推爲開國文臣之首。四方學者，悉稱爲太史公。正德中，追諡文憲。有宋學士全集三十六卷。

宋子閒居，見家人夏季改火，不用桑柘，取赤櫨字杉木二尺，中析之，一剡碗成

小空。空側開以小隙，一副關入聲圓，大與空齊，稍銳其兩端；上端截竹三寸冒之，下

端寘空內，以細絢纏其腰，別藉卉毛於隙下。左手執竹，右手引絢，急旋轉之；二櫨

相軋，扎摩空木成塵，煙輒起，塵自隙古隙字流毛上。候其煙蓊勃，以虛掌覆空鬱之，

則火燄燄生矣。宋子歎曰：『火在木中，不鑽則火不見；萬善具於人性，不學則善

不明，人何可不學哉！』

善具人性，不學不明，與孔氏「性近習遠」之說，頗能發明。實寫鑽燧處，亦能

達難狀之辭。

【註釋】【宋子】濂自稱。【桑柘】魯論註：夏季取桑柘之火。【櫨】似松，生江南，材可爲船。【析】分也。【剡】削也。

【副】割也。【銳】頂織曰銳。【兩端】猶言兩頭。【截】斷也。【冒】蔽也。【寘】置也。【絢】素也。【別藉卉毛

於隙下】言以引火之物，別承其隙也。藉猶俗言鋪墊。【軋】車碾也。【蓊勃】氣起貌。柳宗元文：蓊勃香氣。【以虛掌

覆空鬱之】手心曰掌。言以虛掌覆孔鬱塞之，使不得暢達，則煙自旁隙出而火生矣。

諭頌

宋濂

陶尚書中立爲予言：『臨海林甲，一門皆疫死，甲獨淪喪，暨甲歿，無人藏其屍；家犬奔號里巷若狂，已而羣犬翕集，銜甲衣，曳至西郊，跑廐土成坎，同葬焉。坎淺不能容，又復曳出，如是者四三，始壅土覆之而去。新昌黃琛稱甫，有牝犬，爲邏卒所食，棄骨屏處，其子銜之，瘞諸野。』予聞，撫髀補切弭弭太息，每舉諭諸人，人輒笑予誕；且謂古無是事。

昔譙樵縣崔仲文畜犬，會石和以丁奴易之，不從；和殺仲文，奪其犬，犬齧泉和，守仲文屍，爪浮土掩之；尋牽和衣訴官，和伏誅。——此晉義熙中事也。冀州石玄度，犬母育一子，愛之甚，玄度烹子啖淡之。母候骨投地，斂置一窟，移葬於桑間，日夕向桑嗥，豪逾月乃止。——此宋元徽中事也。謂古無是事者過矣。

夫犬能禦盜齮齮，姦解難報恩，傳記所載者紛然也。又寧止二事乎？人苦不自重，物理有可徵者，亦弗之信，反指予爲誕，予故書此示之。人心尙存，其亦有所感夫！

歷舉今古義犬事，可以人而不如犬乎！

【註釋】【臨海】今浙江臨海縣。【暨】及也。【藏】收也。【翕】合也。【跑土】以爪爬土也。【坎】陷也。【藟】

藏也。【新昌】今浙江新昌縣。【邏卒】巡邏之卒。【屏處】屏蔽也。屏處猶言僻處。【瘞】埋也。【髀】股也。【誕】妄

也。【譙縣】今安徽亳縣。【會】不與謀而適相值曰會。【齧】噬也。【尋】俄頃也。【義熙】晉安帝年號。【冀州】今

河北冀縣。【嗥】野獸聲，此作悲號解。【元徽】宋蒼梧王年號。【齮】齧也。

### 猿說

### 宋濂

武平產猿，猿毛若金絲，閃閃陝可觀。猿子尤奇，性可馴，然不離母。母黠，結不

可致；獵人以毒傳矢，伺母間聲去射之。母度聲入不能生，灑乳於林，飲子灑已，氣絕。獵

人取母皮，向子鞭之，子卽悲鳴而下，斂手就制。每夕，必寢皮乃安。甚者輒抱皮跳擲直釋切而斃。嗟夫！猿且知有母，不愛其死，況人也耶！

直是一篇孝猿傳。

【註釋】【武平】今福建武平縣。

【閃閃】光流動貌。

【馴】馬順從曰馴，因而凡順從者，皆曰馴，猶言馴善也。

【黠】慧

也。【傳】著也。【伺】偵候也。【問】隙也。

## 越巫

### 方孝孺

（明）字希直，寧海人。從宋濂游，濂見其文，深器之。洪武間，授漢中教授。建文卽位，召爲文學博士。靖難兵起，誓死社稷，文皇欲令草詔，哭且罵，不爲屈，文皇磔之於市。著有遜志齋集二十四卷。

越巫自詭善驅鬼物。人病，立壇場，鳴角振鈴，跳躑叫呼，爲胡旋舞，禳如羊切之。

病幸已，饌酒食，持其貲去。死則諉以它他同故，終不信其術之妄。恆夸人曰：『我善

治鬼，鬼莫敢我抗。』

惡少年慍其誕，矚諫同其夜歸，分五六人，棲道旁木上，相去各里所。候巫過，下

砂石擊之。巫以爲眞鬼也，卽旋其角。且角且走，心大駭，首岑岑加重，行不知足所在。稍前，駭頗定，木間砂亂下如初。又旋而角，角不能成音。走愈急，復至前，復如初。手慄氣懾，不能角，角墜，振其鈴，旣而鈴墜，惟大叫以行。行聞履聲，及葉鳴谷響，亦皆以爲鬼。號求救於人，甚哀。夜半，抵家，大哭叩門。其妻問故，舌縮不能言，惟指牀曰：『亟聲入扶吾寢，吾遇鬼，今死矣！』扶至牀，膽裂死，膚色如藍。巫至死，不知其非鬼。

死於非鬼，實死於鬼耳，而於少年乎何尤。

【註釋】

【越】今浙江。

【巫】依託神物爲人祈禱者。

【自詭】自以爲責任也。

【禳】古祭名，以除穢殃。今因以求免禍之

祈禱爲禳。

【胡旋舞】《唐書安祿山傳》「作胡旋舞帝前，疾如風。」言盤旋而舞，爲胡人舞式也。祿山本胡人。【諉】推諉也。

【眈】視也。

【岑岑】重貌。

【旋其角】旋轉吹之也。

【慄】悚縮也。

【懾】失氣也。

蚊對

論辨類中有對問一體，以朋友師弟之間，相與問答者爲多，與奏議類中對問不同。

方孝孺

天台生困暑，夜臥絺帷中，童子持罌，

變

切

插

颺於前，適甚，就睡。久之，童子亦

睡，投罌倚牀，其音如雷。生驚寤，以爲風雨且至也，抱膝而坐。俄而耳旁聞有飛鳴

聲，如歌如訴，如怨如慕，拂肱刺肉，撲股嚼

慘

戰

面，毛髮盡豎，肌肉欲顫，兩手交拍，

掌溼如汗，引而嗅之，赤血腥然也。大愕，不知所爲，蹴童子，呼曰：『吾爲物所苦，亟

起索燭照。』燭至，絺帷盡張，蚊數千皆集帷旁，見燭亂散，如蝗

蟻

本

如蠅，利觜飮

於去腹，充赤圓紅。生罵童子曰：『此非嚼吾血者邪？皆爾不謹，褰帷而放之入。

且彼異類也，防之苟至，烏能爲人害？』童子拔蒿束之，置火於端，其煙勃鬱，左麾

右旋，繞牀數匝，逐蚊出門，復於生曰：『可以寢矣，蚊已去矣。』生乃拂席方寢，呼

天而歎曰：『天胡產此微物而毒人乎！』

童子聞之，啞爾笑曰：『子何待己之太厚，而尤天之太固也？夫覆載之間，二

氣網

因

溫

縕，賦形受質，人物是分，大之爲犀象，怪之爲蛟龍，暴之爲虎豹，馴之爲

麋鹿與庸

與

同

狔，或

羽

毛而爲禽爲獸，裸

與

同

身而爲人爲蟲，莫不皆有所養。雖

巨細修短之不同，然寓形於其中，則一也。自我而觀之，則人貴而物賤；自天地而觀之，果孰貴而孰賤耶？今人乃自貴其貴，號爲長上聲雄，水陸之物，有生之類，莫不高羅而畢網，山貢而海供，蛙黽猛莫逃其命，鴻雁莫匿其蹤，其食乎物者，可謂泰矣，而物獨不可食於人耶？茲夕蚊一舉喙，誨卽號天而訴之，使物爲人所食者，亦皆呼號告於天，則天之罰人，又當何如耶？且物之食於人，人之食於物，異類也，猶可言也。而蚊且猶畏謹恐懼，白晝不敢露其形，苦濫切人之不見，乘人之困怠，而後有求焉。今有同類者，田悅切粟而飲湯，同也；畜妻而育子，同也；衣冠儀貌，無不同也；白晝儼然乘其同類之間，去聲而陵之，吮音盾其膏而醢海其腦，使其餓踣匍於草野，流離於道路，呼天之聲相接也，而且無惜之者。今子一爲蚊所嚙，而寢輒不安，聞同類之相嚙，而若無聞，豈君子先人後身之道耶？

天台生於是投枕於地，叩心太息，披衣出戶，坐以終夕。

乘危下石，與人相食，何異。借蚊立論，人之愧於蚊者多矣。



【註釋】【天台生】孝儒，寧海人，與天台山近，故目號天台生。【絺】細葛也。【褰】屏也。【肱】下臂也。【嚼】（莊子）

蚊虻嚼膚，則通夕不寐矣。【顛】四支寒動也。【飮】飽也。【數匝】數週也。【啞】（易）笑言啞啞。【網緼】（易）天地網

緼，萬物化醇，網緼，元氣也。【賦形受質】賦，賦與也。形質俱天所付，質言受者，自萬物之本體而言也。【庸】（漢書）作庸。

（師古曰）庸牛，即今之羣牛也。（按）羣牛狀如麋鹿，今廣東合浦徐聞縣出此牛。【狨】似猴而大，毛黃赤色，生廣南山谷間，皮中鞣

褥。【裸身而爲人爲蟲】（大戴禮）裸之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爲之長。【高羅畢網二句】（詩）鴛鴦于飛，畢之羅之。畢羅，

皆網也。此畢字，亦作盡字解。【蛙黽】蛙，青蛙也。在水曰黽。【秦】侈也。【喙】口也。【瞰】與闕同。【間】隙也。【吮】

以口吸之也。【醢】肉醬。【踣】僵也。

### 貓說

薛瑄

（明）字德溫，河津人。永樂辛丑進士，累官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尋致仕卒。諡文清。瑄學一本程朱，其修己教人，以復性爲主。著有讀書錄二十卷，薛文清集二十四卷，從祀孔廟。

余家苦鼠暴，乞諸人得一貓，形魁然大，爪牙鈛織。且利。余私計鼠暴當不復慮矣。以其未馴也，繫維以伺，候其馴焉。羣鼠聞其聲，相與窺其形，類有能者，恐其噬己也，屏上不敢出穴者月餘日。

既而以其馴也，遂解其維繫。適覩出穀雞雛，鳴啾啾切焉，遽起而捕之；比家人逐得，已下咽矣。家人欲執而擊之。余曰：『勿庸。物之有能者必有病，噬雛是其病也，獨無捕鼠之能乎？』遂釋之。已則怵怵心上，泯泯敏，飢哺飽嬉，一無所爲。羣鼠復潛視，以爲彼將匿形致己也，猶屏伏不敢出。

既而鼠窺之益熟，覺其無他異，遂歷穴相告曰：『彼無爲也。』遂借其類，復出爲暴如故。余方怪甚，然復有雞雛過堂下者，又亟往捕之而走；追則嚙泉者過半矣。余之家人執之至前，數聲上之曰：『天之生材不齊，有能者必有病；舍其病，猶可用其能也。今汝無捕鼠之能，而有噬雞之病，眞天下之棄才也哉！』遂笞而放之。

脫胎柳氏黔驢說，機調亦復相似。

【註釋】【魁然】大貌。【銛】利也。【繫維】縛也。（詩）繫之維之。【類】似也。【屏】退也。【啾啾】小聲。【已】

險也。【泯泯】茫茫也。【匿形致己】言藏其形以誘己之出也。【歷穴相告】言向鼠穴一告之也。【數】一一數

其罪也。

## 西溪漁樂說

羅 玘

(明)字景鳴，南城人。成化丙午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仕至南京吏部右侍郎。致仕卒，諡文

肅著有羅圭峯文集三十卷。

漁與樵牧耕，均以業爲食者也。其食之隆殺，所界惟視其身之勤惰，亦無以

異也。然天下有傭樵、有傭牧、有傭耕，而獨無傭漁。惟其無傭於人，則可以自有其身。作吾作也，息吾息也，飲吾飲而食吾食也，不亦樂乎？蓋樂生於自有其身故也。若夫傭則身非其身矣。吾休矣，人曰作之；吾作矣，人曰休之；不敢不聽命焉。雖甘食美飲，又焉足樂乎？豈惟傭哉，食人之祿，猶傭也。故夫擇業莫如漁。漁誠足樂也。而前世淡薄之士，託而逃焉者，亦往往於漁。舜於雷澤，尙父於渭濱，然皆爲世而起，從其大也，而樂不終。至於終其身樂之不厭，且以殉者，古今一人而已。嚴陵是

也。

義興吳心遠先生漁於西溪，亦樂之老已矣，無他心也。宵庵編修請曰：「仲公得無踵嚴之爲乎？」先生曰：「吾何敢望古人哉！顧吾鄉鄰之漁於利者，樂方酣，吾愚不能效也，聊以是相配然耳。」有聞而善之，爲之說其事以傳者，羅玘起也，南城人。

不傭人，亦不爲人傭，非漁不克有此。彼役志利祿，依人以爲進退者，烏足以知之。

【註釋】【隆殺】（長楊賦）「事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隆，盛也。殺，減削也。【傭於雷

澤】雷澤，在山東濮縣東南，舜曾漁於此。【尙父於渭濱】呂尙未遇文王，釣于渭水之濱，後武王尊以尙父而不名。【嚴陵】

光字子陵，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卽位，物色得之，不屈，隱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湖云。【義興】今江蘇宜興縣。【亦

樂之老】猶言以此樂爲永久也。

### 茅焦論

秦始皇遷太后於雍，諫而死者二十七人。齊人茅焦諫，王怒，欲烹之。焦曰：「臣聞有生者不諱死，陛下有狂悖之行

四，不自知耶？車裂假父，義撲二弟，遷母於雍，殘戮諫士，桀紂之行，不至於是，令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向秦者，竊爲陛下危之。」

言已乃解衣伏質王下殿手接之，爵以上卿，自駕迎太后，復爲母子如初。（見史記呂不韋傳）及（劉向說苑正諫篇）

商

輅

（明）字弘載，淳安人。鄉會廷試俱第一，授翰林修撰，累官兵部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爲石亨等誣陷，革職爲

民十年，復原官，歷吏部尚書，兼護身殿大學士。致仕家居十年而卒，贈太傅，諡文毅。著有疏稿略一卷。

嫪切到毒露

之亂，秦王遷太后於雍，客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焦也後至，不

畏鼎鑊

秘

而力爭之，於是秦王悟而迎太后焉。復爲母子如初。談者以爲穎考叔

之錫類，不是過也。噫！長信非母弟之親，宣淫非溺愛之比，秦之先王有知，太后不

得入莊襄之廟矣。不爲楚也，妻是不爲政也。母雖誓之黃泉，老死雍里，亦不足以

謝先王，而何焦之汲汲於諫也。

春秋之義，絕不爲親，於文姜則然，非仇母也。以父而仇之也。秦太后非莊襄

之仇乎？始皇惡得而母之？焦其未聞春秋之義耶？且曰：『車裂假父，囊撲二弟。』

此何人也，而父之弟之，其忍污諸口吻武粉切哉。然則始皇何以悔而從之？焦之說

曰：『秦方以天下爲事，而大王有遷母之名，恐諸侯聞之而倍背同秦。』是始皇之

樂從者，非爲天性之親也，欲帝業之速成，而懼諸侯之合從宗也。然則焦之諫，故戰國之奇士，而亦穎考叔之罪人也。

義正詞嚴，後幅數語，直揭祖龍之心。

【註釋】

【嫪毐之亂】秦王卽位年少，太后時與文信侯呂不韋私通，王益壯，文信侯恐事覺及禍，乃以舍人嫪毐，詐爲宦者進

之，生二子，封嫪爲長信侯，政事皆決於嫪。至是有告，嫪實非宦者，王下吏治嫪，嫪懼，矯王御璽，發兵爲亂。王使相國昌平君、昌文君攻嫪，

嫪戰敗走，獲之，夷三族，遷太后於雍下。【雍】今陝西郿縣西南。【鼎鑊】唐魏元忠傳：「既誅賊，謝天下，雖死鼎鑊，所甘心。」【穎

考叔之錫類】穎考叔，春秋鄭人，爲穎谷封人。時鄭莊公以叔段之叛，置其母姜氏於城。考叔以舍肉遺母，悟莊公，遂爲母子如初。

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按】錫類，謂能以孝道推及於同類也。

【莊襄】秦王政父，名楚。【政】秦王名。【絕不爲親】左傳：莊公元年三月，夫人孫於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按】注

謂莊公絕母，不復以之爲親，爲父絕母，得禮尊父之義，故曰禮也。【文姜】魯桓公娶於齊，曰文姜，姜與其兄襄公通，襄公使彭生弑

桓公。莊公，文姜所出也。【吻】口邊也。【合從】史記：從合則楚王，衝成則秦帝。【按】連六國以抗秦，曰從。

## 善仕論

### 汪道昆

（明）字伯玉，歙縣人。嘉靖間進士，官至兵部左侍郎。

舍人病郡中無善仕者，語伯子曰：『公等十餘曹，一以方柄尚而投當世，不

入明矣，豈習俗然哉？何纍纍也！』伯子曰：『然。敢問其不入者何也？』舍人遽數

聲上曰：『公等倍當世者五：今之游道廣矣，公不能游，一也。彼有長喙，務中聲去用事

者之驩；而公短於口，二也。彼不裘不裼，錫且偃聲於上，儻樓若不勝衣，而公木彊，三

也。彼不倡而和，乘人而結其心，所憎則堯可非也，所喜則跖可譽也；公務察察而

持論與人殊，四也。彼射利如射雉，負翳而居，省括而釋，亡無同能出其彀中；公弛而

不張，張則失前禽矣，五也。有一於此，則仕之贅疣也，況五者哉！』伯子曰：『固

然！則將割贅疣而修我矣。贅疣則生，割則死；贅疣不猶愈於死乎？彼姣聲文上者天

性也，里婦慕西子之姣，卒以惡駭國中。吾不幸而贅疣，視里婦加惡矣。吾寧拔吸

衽任、饋饑葉，毋得罪田舍翁，無寧倚市門而張惡聲也。』舍人笑曰：『嗟夫！惟此

故多惡人，國色罕字翠本矣。』

倚里門而張惡聲，巧宦之伎倆如是。贅疣愈死，熱中者聞之，必謂愚不可及。國

色罕矣，今安得有此良郡。

【註釋】【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自戰國以下，王公貴人多有之。【郡中】指徽郡也。【伯子】道昆自謂。【曹】輩也。

【方柄】（史記孟子傳）「梁惠王欲攻趙，孟子稱太王去郊，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柄欲納圓鑿，其能入乎？」柄，木柄之入孔處。【豈習俗然哉】（徵郡居萬山中，風俗淳樸，言爲其所固。【纍纍】（史記孔子世家）纍纍若喪家之狗。（註）不得志

之貌。此作多義解，亦得。【游道】交游之道。【不裘不褐】（詩註）去上衣曰褐。言冬不裘，以示不敢僭；夏不褐，以示恭敬也。

【僂僂】（左傳昭七年）「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僂僂，均曲背示恭敬也。【木彊】僂強貌。【跣】柳下惠

之弟，爲盜殺人。【察察】（老子）「其政察察，其民皜皜。」察察者，言苛察以爲明也。【射雉】潘岳有射雉賦。【負翳而

居】（射雉賦序）習媒翳之事。（註）翳，所隱以射者也。【省括則釋】（書太甲）「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度，則釋。」省，視也。矢未曰

括，釋，猶發也。言不少遲誤也。【弛】弓解也。【張則失前禽矣】喻已過時。【贅疣】結肉也。【修】修飾也。【姣】美

好也。【惡】醜也。【扱衽】衽，衣襟也。扱，猶搯也。扱衽於帶，以便作事。【饋饁】（詩疏）野饋曰饋。（周禮註）進食於尊曰饋。

【田舍翁】（宋書孝武本紀）「孝武曰：田舍公得此，以爲過矣。」蓋言鄉居耕田者。【倚市門】言竇笑也。（古語曰）刺繡文不

如倚市門。【吾寧三句】大意言與其倚市門而張其醜惡，不如作田舍翁婦敬謹奉事也。

### 蘭相如完璧歸趙論

趙得楚和氏璧，秦王請易以十五城。趙欲勿與，畏秦彊，欲與之，恐見欺，以問蘭相如。對曰：「以城求璧而不與，曲在我矣；與之璧而不與我城，則曲在秦。臣願奉璧而往，城不入，臣請完璧而歸。」王遣之。相如至秦，既



獻璧，視秦王無意償城，始取璧，使從者懷之，閒行躡趙，而以身待命於秦。秦王曰：『殺相如終不能得璧，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乃廷見相如，禮而遣之。

王世貞

(明)字元美，號弇州山人，太倉人。嘉靖間進士，官至南京刑部尚書。著有弇山別集一百卷，四帝稿一百七十四卷，續稿二百七卷，經書後八卷，觚不觚錄一卷。

藺音相如之完璧，人皆稱之，予未敢以爲信也。夫秦以十五城之空名，詐趙而脅其璧，是時言取璧者，情也，非欲以窺趙也。趙得其情，則弗予，不得其情，則予。得其情而畏之，則予；得其情而弗畏之，則弗予。此兩言決耳，奈之何既畏而復挑其怒也？

且夫秦欲璧，趙弗予璧，兩無所曲直也。入璧而秦弗與城，曲在秦；秦出城而璧歸，曲在趙。欲使曲在秦，則莫如棄璧；畏棄璧，則莫如弗予。夫秦王既按圖以與城，又設九賓，齋而受璧，其勢不得不與城。璧入而城弗予，相如則前請曰：『臣固知大王之弗與城也。夫璧非趙璧乎？而十五城秦寶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其

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棄我如草芥也。大王弗予城而給待趙璧，以一璧故而失信於天下，臣請就死於國，以明大王之失信。」秦王未必不返璧也。今奈何使舍人懷而逃之，而歸直於秦。是時秦意未欲與趙絕耳。令秦王怒而

僂

六

相如於市，武安君十萬衆壓邯鄲

寒

而責璧與信，一勝而相如族，再勝而

璧終入秦矣。吾故曰：「藺相如之獲全於璧也，天也。」若其勁澠池，柔廉頗，則

混音

愈出而愈妙於用，所以能完趙者，天固曲全之哉！

層層指駁，辨才無礙，多讀此種文，自足濬人靈思。

【註釋】【設九賓齋而受璧】

（史記藺相如傳）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

（註）周禮大行人別九賓，謂九服之賓也。列士傳云設九牢也。古者朝會大事，則設九賓。或曰賓爲擯，擯者九人，掌以次傳命也。

也。列士傳云設九牢也。古者朝會大事，則設九賓。或曰賓爲擯，擯者九人，掌以次傳命也。

【給】猶騙也。

【舍人】左右親信之人，卿大夫家有之。

【僂】殺也。

【武安君】白起。

【邯鄲】趙都城，今河北邯鄲縣。

【澠池】今河南澠池縣。澠池之會，秦王請

趙王鼓瑟，趙王鼓之，相如請秦王擊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皆靡；

秦王乃一擊缶。酒罷，秦終不能有加於趙。

【柔廉頗】頗以相如位出己上，曰：「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每朝常稱病，出而望見，

輒引身避匿。其舍人皆以爲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執與秦王？」曰：「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相如雖鷙，豈

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相鬪，勢不俱全，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遂爲刎頸交。

## 序跋

### 蘇氏文集序

蘇舜欽，字子美，號滄浪翁，簡之孫也。少慷慨有大志，舉進士，好爲古文歌詩，與梅聖俞齊名，世稱蘇梅。

有文集十卷。

### 歐陽修

（宋）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誨之學。舉進士甲科，爲諫官，以論事切直，出知滁州，召拜翰林學士，參知政

事，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贈竟國公，諡文忠。有唐書、五代史、歸田錄、集古錄及詩文集詩話行於世。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食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擠之死者，至其文章，

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

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嘆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才者惜也。

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

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

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卽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

推論文敝之由來，而子美獨矯然自異，其爲難能可貴可知。至怨家仇人不能少毀其文章等語，是千古確論，前後表章子美，正自不遺餘力。

【註釋】【杜公】名衍，字世昌，山陰人。擢進士甲科。慶歷中爲相，封祁國公，子美之外舅也。【唐太宗】名世民，高祖次子，在位

二十三年。史稱比跡湯武，庶幾成康。

【五代】謂宋、齊、梁、陳、隋。

【韓李】韓愈，李翱。

【元和】唐憲宗年號。

【酒食之過】

朱子曰：子美爲杜郵公婿。杜是時爲相，蘇爲館職，兼進奏院。每歲院中賽神，例賣故紙錢爲飲宴之費。蘇承例賣故紙，因出已錢爲助，請館閣中諸名士而分院流品，非其侶者，皆不得與。於是盡招兩軍妓女，作樂爛飲爲傲歌，王勝之益柔，句曰：『欲倒太極遺帝扶，周公孔子驅爲奴。』王拱辰輩，專探伺伊闕，才聞此句，即以白上。仁宗大怒，即令中官捕捉諸人，皆已散走逃匿。城中喧然。於是韓魏公言於上曰：『陛下即位以來，未嘗爲此等事；一旦遽如此，驚駭天下觀聽。』仁宗怒少解，而館閣之士，罷逐一空。故時有「一網打盡」之語。杜公亦罷相，子美除名爲民，永不敘復。子美居湖州，有詩曰：『不及雞竿下坐人。』言不得比罪人，引赦免放也。【天聖】仁宗年號。

【聲偶】謂聲律偶對之文。時以詩賦取士，故爲學者所向。【擗裂】擗同摘，猶采摘也。裂，分裂也。謂采摘分裂經傳，以就時文程式。

【才翁】名舜元，登進士，任氣節，亦善詩歌，草書尤工。【穆參軍】名修，字伯長，祥符初，第進士。時學者從事聲律，未知古文，修

爲之倡，爲文學參軍。【詔書】仁宗慶歷四年，詔天下州縣立學，行科舉，新法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二三大臣】王拱辰欲

傾范仲淹及杜衍，乃諷魚周詢、劉元瑜，舉劾子美也。意不在子美，即指此。

## 惟儼文集序

### 歐陽修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學於佛而通儒術，喜爲辭章，與吾  
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歡。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

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間。釋去

曼卿嘗曰：『君子泛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爲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材，若不提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尙安能酣參於富貴而無爲哉！』醉則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邪？』然惟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聽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

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斂平生所爲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旣已表其墓，願爲我序其文，然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旣不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瞻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

以曼卿作陪，而儼之身分自出，并竭力形容其介。入後退偃一室數語，儼固非一意寂滅者，如此方不苟爲浮屠作序。

【註釋】【曼卿】石姓，名延年，永城人。氣節自豪，不務世事，爲文遒勁，而詩尤工。中歲隱於酒。官太子中允，嘗通備邊策，不報。已而

西方用兵，帝思其言，欲召見，則已死矣。

【篆】篆也。

【復之】報之也。

【瞻逸】（後漢書班固傳論）「固文瞻而事詳。」瞻言

文章之華富，逸猶安舒也。

### 范文正公文集序

范仲淹，字希文，江蘇吳縣人。大中祥符間舉進士，銳意天下事。嘗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樂而樂。」累進參知政事，卒諡文正。退封楚國公。有文正集二十卷，別集四卷，續編五卷。

### 蘇

### 軾

（宋）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山人。弱冠博通經史，爲文渾涵光芒，雄視百世，器識宏偉，議論卓犖，諸賢無出其

右。累官翰林學士，兵部尚書，諡文忠。有集一百十五卷。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



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志

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旣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於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稿見屬爲序。又十三年，乃克爲之。

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序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游，而公獨不識，以爲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

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素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

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擢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悌，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溼，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十一日。

此入俗手爲之，將其一生功業文章佳處，鋪張揚厲，卽甚佳妙，不過千手雷同之伎。文從早歲知慕公而不及見公說起，又引歐陽富弼作陪，便見公之身分，功業文章。後半祇略略一敘，此是名手高人一著處。

大蘇文以恣肆見長，此獨以謹嚴勝，精心結撰，老筆無支。管窺所及，貢諸學子，或可收舉一反三之助云。

【註釋】【總角】男女未冠笄曰總角。謂總聚其髮而結束之也。【石守道慶曆聖德詩】守道，介字。時富、韓同時執政，歐

陽、余靖等並爲諫官，介因作慶曆聖德詩。慶曆，仁宗年號。詩頌主聖臣良也。【十一人】韓琦、富弼、杜衍、晏殊、章得象、賈昌朝、范仲

淹、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是也。【嘉祐】仁宗年號。【韓富】韓琦、富弼，皆當時賢相。【國士】（史記淮陰侯傳）蕭何曰：「諸

將易得耳；如信者，國士無雙。」【許】今河南許昌縣。【徐】今江蘇銅山縣。【屬】託也。【三傑】韓、富、歐陽。【伊尹】佐

湯伐夏而有天下。【太公】佐武王伐商而有天下。【管仲】佐齊桓成霸業。【樂毅】燕昭王用之，以勝齊強燕。【淮陰

侯】卽韓信也。【漢中】今陝西南鄭縣。【劉項短長】（史記淮陰侯傳）韓信既將，請言項王爲人，有「項王名雖爲霸，實失

天下心，其強易弱」等語。【三秦】（高祖本紀）羽項三分關中，立秦三將軍：章邯爲雍王，司馬欣爲塞王，董翳爲翟王。【諸葛

數句】先主用徐庶言，往見亮，亮有「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等

語厥後亮所成就，克符斯言。事見《蜀志本傳》。

【劉璋】當時劉璋據有益州。

【酬】猶言應也。

【至用爲將】仲淹曾任陝

西安撫經略招討使。當時有「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之謠。

## 書蒲永昇畫後

蘇軾

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皴；

縵

其善者不過能爲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

謂有窪

鳥瓜切

隆，以爲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

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

食

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

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

壁作湖灘水石四堵，

賭

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

如風雨，須臾而成，作輸瀉跳蹙之狀，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筆法中絕五十餘

年。

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寀兄弟李懷袞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余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挂之高堂素壁，卽陰風襲人，毛髮爲立。永昇今老矣，畫亦難得，而世之識眞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賊之流，可謂死水，未可與永昇同年而語也。元豐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夜，黃州臨皋亭西齋戲書。

畫死水易，畫活水難，非洞知畫理者，不能道此。

【註釋】【皴】面有文曰皴，引申之，凡有屈折者，皆曰皴。【窪隆】窪，深也。俗謂低下之地曰窪，隆，高也。【廣明】唐僖宗年

號。【孫位】益州名畫錄：位後遇異人，得度世法，改名遇，居會稽山，號會稽山人。光啓中，以處士爲蜀之文成殿下將軍，人物鬼神

龍水、松石、墨竹、鷹犬，俱精妙；筆勢超逸，氣象雄放。畫水尤入神，所謂孫位之水，幾於道也。工書有道術。【黃筌】字要叔，四川成都人。

少開悟，不肯與羣兒語。年十三，事郡人刁光胤學丹青。工禽鳥山水。松石、鶚、鷲、花、竹、師、滕、昌、祐、鶴、師、薛、稷，人物、龍、水、師、孫、位、資、諸、家、之

善，無不精妙。【孫知微】宋人，先世業農，能畫，博通諸科。生平信神仙釋道之學，有心得。性好潔淨，一意齋戒，不食婦女手烹之物。

宣和畫譜列之道釋二科，其所作畫，凡三十七種，均爲之定名。【黃居寀】字伯鸞，筌季子。仕蜀爲翰林待詔，後隨歸宋，授光祿丞。

能世家學，披訪名畫，銓定品目，時輩莫不斂衽。

【李懷衮】蜀郡人。工花竹翎毛，水石學黃氏，與夏侯延祐不相上下。善山水。【董

羽】字仲翔，事南唐爲待詔，歸宋爲圖畫院藝學。善畫：工魚，尤長海水。

【戚氏】宋戚文秀。戚仲、戚化元，均以工山水稱。

【元豐】

宋神宗年號。

## 讀孔子世家

王安石

（宋）字介甫，號半山，臨川人。生有異質，博覽強記，善辨不屈。所爲文，淵源出於典誥，擢進士上第。神宗朝，拜同平章事，封荆國公，卒諡曰文。有臨川集一百卷。

太史公敘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爲「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邪？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爲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烏昔奕萬世，故爲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

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

所謂多所抵牾誤者也。

列諸世家，史公自有深意，論未必是，而文特辨才無礙。

【註釋】「棲棲」猶皇皇，有求而未得之貌。

【將聖之資】魯論：固天縱之將聖，資資實也。

【烏奕】典引：發祥流慶，

烏弈乎千載。（注）光耀流行貌。

【抗】高舉之意。

【抵牾】相抵觸也。

### 讀孟嘗君傳

齊相田文，招致天下賢士，食客常數千人，聲聞諸侯，號孟嘗君。

### 王安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鷄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鷄鳴狗盜之力哉！夫鷄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篇幅不及百字，意思却層出不窮，是謂善於用短。

【註釋】【鷄鳴狗盜】孟嘗君囚於秦，使人求解於王之幸姬；姬欲得其狐白裘，願已獻於昭王矣。客有善爲狗盜者，盜裘以獻姬，言於王而遣之。既出，至關，關注，鷄鳴乃出客。時尙蚤，追者將及。客有善爲鷄鳴者，野鷄皆應之，乃得脫。

### 讀柳宗元傳

#### 王安石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爲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無所用於世，往往能自彊以求別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爲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耳，復何議於彼哉！

夫子自道也。介甫爲子厚惜，後人又爲介甫惜矣。

【註釋】

【八司馬】

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

【叔文】

王姓，越州山陰人。頗讀書，班班言治道，陰結

天下有名士；而士之欲進者，率皆附之。順宗立，不能聽政，叔文因王伾，由蘇州司功參軍，拜起居郎翰林學士。羣臣奏事，叔文主裁可。

宗元爲監察御史，叔文尤奇待宗元，與監察呂溫密引禁中，與之圖事，轉尙書禮部員外郎。叔文欲大用之，會居位不久，叔文敗，宗元



異同輩七人俱死。〔能自彊〕言八司馬雖不見用，而其後或以文見，或以詩見，均能立名於後世。

## 宗忠簡公文集序

宗澤字汝霖，浙江義烏人。有文武才略。令龍游，民不知學，澤首建庠舍，設師備，風俗一變。建炎初，爲東京留守，前後上二十餘疏，請高宗還京，爲汪黃所阻，未及一年，憤死。諡忠簡。

### 樓

### 訪

（宋）號迂齋，鄞縣人。紹熙四年進士，知興化軍。少從呂祖謙學，與弟昉俱以文名。其文汪洋浩博，從學者凡數百人。嘗編集古文，名曰崇古文訣三十五卷，編東漢詔令十一卷。

靖康丁未，高宗再使翰

烏活切

离

不軍。時敵情叵

頗

測，中外危栗，宗忠簡公

守磁，則決策留行。於是適濟，適邯鄲，適大名，適睢陽，遂登大寶。中興之業，實始基焉。宗公力也。公之初意，欲正名號，係天下心，因以羽檄天下兵，濟師河朔，旋軫舊京。其迂回宿留，東南其轍者，乃汪黃謬計，非公本謀也。公既與汪黃異議，不復預聞幕府事。高宗藉其壯謀，既留命居，旋升尹正，駕馭羣雄，招降劇盜，兵彊士勇，去力誅必，敵連歲不敢犯境。於是清宮除道，謀還二聖，奉迎大駕。汪黃益忌之，凡公奏請，皆留中不下。自傷不得展布，疽發背以死。公之勳業，雖不克竟，而英魂毅魄，

瞻嚼然與日月爭光可也。

昉仿

兒時固已得公芳規於四明所刊遺事中，真所謂膽大於軀者；意其語

言文字，當亦稱去聲是。客授金華，始獲拜公像。公之曾孫有德，出示遺文若干種，因

爲補綴而襲藏之。適守南徐，公松楸在焉。會部使者喬行簡攝郡事，築僧廬於墓

左，剏祠堂於學宮。總餉岳公珂，太守趙公善相，繼命有德主烝嘗，所以風厲扶植

之意甚厚。郡博士方君符，尤所嚮慕，請以有德所授遺文鈔梓，昉遂掇取遺事中

所載表古表疏，次第其日月而并刻之。公前後奏請爲回鑾而發者，凡二十有四，

其血誠赤心，因可想見；他文雖單言半字，無非從忠義中流出。公亡而杜充代帥，

王業偏安，蓋始於此。公之規模志節，罕有能道之者，況其遺文乎！若諸公表揚忠

烈，例應得書。嘉定辛巳十有二月，鄞錄人樓昉拜手書。

忠簡志節，原不藉文以傳；而就文論文，亦自見忠義不可磨滅處。梓而行之，未

始非激勵人心之一助，迂齋知之矣。

【註釋】 【靖康丁未二句】 韓萬不爲金太祖第二子，與粘罕率兵攻宋，陷汴京。丁未，爲宋欽宗靖康二年。按高宗於靖康元

年正月，與張邦昌至韓萬不軍議和，韓萬不留之軍中。二月，高宗還。十一月，高宗復使金軍未至而還。靖康二年，欽宗蒙塵，高宗遂即帝位。是則復使之時，爲靖康元年，非丁未也。

【巨測】 不可測度也。【磁】 宋州，治今河北磁縣。【決策留行】 高宗至磁，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迫，復去何益，願勿行！』會民亦遮道諫王勿北去，高宗遂還，次相州。

【濟】 宋州，治今山東鉅野縣南。靖康二年二月，高宗至濟州。【大名】 今河北大名縣。靖康元年十二月，高宗至大名。【睢陽】

宋之南京，即今河南商邱縣，爲唐睢陽地，故稱睢陽。靖康二年五月，高宗即位於南京，改元建炎。【河朔】 朔北也。河朔猶言河北。

【旋軫】 回車也。【舊京】 謂汴京。【迂】 遠也。【回】 邪曲也。【宿留】 停止不進也。【汪黃】 汪伯彥黃潛善也。二人

力主幸東南，許景衡亦言建康天險可據，帝從之。宗澤上疏極諫，前後建議，輒爲汪黃所抑。【既留命居】 高宗留澤於東京，使居

守。【尹正】 澤上疏諫和議，高宗覽其言而壯之。及開封尹闕，李綱言緩復舊都，非澤不可，仍以爲東京留守，知開封府。宋制，府置牧

一員，尹一員，專總府事，少尹二員，牧以皇子領之，尹以文臣充任。正，長也。尹正，謂尹之長也。【駕馭羣雄】 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

奇之，使立功自贖，升爲統制。王策，水邊會，爲澤所擒，澤諭以大義，策感泣，願效死。【招降劇盜】 楊道聚衆三十萬，丁進、王

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略。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

據京城。澤單騎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

不效力。』遂解甲降。【去力誅必】 言所當去者去之，務力，所當誅者則誅之不猶豫也。【二聖】 徽、欽二帝也。【四明】 今

浙江鄞縣。【金華】 今浙江金華縣。【南徐】 今江蘇銅山縣。【松楸在焉】 松楸，墓樹也。此言公墓在是也。【喬行簡】

字憲明，浙江東陽人。登紹熙進士。端平間，累官左右丞，與鄭清之同心革弊，召用善類，進少傅，封益國公。尋求去，除少師，以魯國公致仕。

卒，諡文惠。

【岳珂】飛孫，居彰德。寧宗朝，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有惠政。

【趙善】未詳。

【丞嘗】（爾雅釋天）秋祭曰烝，冬祭曰嘗。主謂司事也。

【杜充】字公美，澤死，充代之，悉反澤所爲，豪傑離心，後叛降金。

### 跋李莊簡公家書

李光，字泰發，浙江上虞縣人。高宗時，除參知政事，與秦檜爭論帝前，力求去。檜諷其黨劾之，再貶瓊州。後以郊恩賜環，道卒。孝宗即位，復資政殿學士，諡莊簡。○書於文之後曰跋。此體始宋之中葉，歐陽永叔集中有跋尾數十篇，蘇、黃之徒，相繼爲之，前此未之見也。

### 陸游

（宋）字務觀，號放翁，山陰人。才氣超逸，平生善詞章，諳典故，孝宗稱其力學有聞，言論剴切。除樞密院編修，後知夔、嚴二州，皆有建白。封渭南伯，有渭南文集、劍南詩集行世。

李文參政罷政歸鄉里，某年二十矣。時時來訪先君，劇談終日。每言秦氏，必曰：「咸陽，」憤切慷慨，形於色辭。一日，平日來共飯，謂先君曰：「聞趙相過嶺，悲憂出涕。僕不然，謫命下，青鞵布屨行矣，豈能作兒女態耶！」方言此時，目如炬，聲如鐘，其英偉剛毅之氣，使人興起。後四十年，偶讀公家書，雖徙海表，氣不少衰。丁

寧訓戒之語，皆足垂範百世，猶想見其道青鞵布韉時也。

青鞵布韉，神情如畫；落落數語，想見莊簡生平。

【註釋】【劇談】（漢書揚雄傳）「口吃不能劇談，而好深波之思。」劇談，高談也。

【必曰咸陽】今陝西咸陽縣，秦都於此。

秦氏指檜，以咸陽代之者，有所諱也。

【趙相】趙鼎見惡於秦檜，檜諷其黨王次翁等論之，貶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

【兒

女態】韓愈贈李觀詩，無爲兒女態，憔悴悲賤貧。

【徙海表】光祿言和不可恃，忤檜意，因謫居瓊州，今廣東瓊縣治，以在南海

中，故稱海表。

### 胡忠簡公文集序

胡銓，字邦衡，江西廬陵人。舉進士，任樞密院編修官。上疏乞斬王倫、秦檜、孫近三人頭，憾之黨

街，僉人以千金贖其書，得書大驚，遂退師。秦檜怒其過已，貶韶州，居海外三十年，後入爲工部侍郎，請祠以歸，自號澹菴老人。

卒，諡忠簡，祠於學。

### 楊萬里

（宋）字廷秀，吉水人。舉進士，調零陵丞。時張浚謫居，寓焉，勉以正心誠意之學。萬里遂以「誠」名齋。孝宗時，召爲國子監博士，後以寶文閣待制致仕，進寶謨閣學士。諡文節，祠於學。著有誠齋集一百三十二卷。

故澹菴先生資政殿學士忠簡胡公，中興人物，未能或之雙也。紹興戊午，高

宗皇帝以顯仁皇太后駕未返，不得已以大事小，屈尊和戎。先生上書力爭，至乞

斬宰相，在廷大驚。金敵聞之，募其書千金，三日得之。君臣奪氣，知中國有人，奉皇太后以歸。自是敵騎不南者三十年。昔魯仲連不肯帝秦，秦軍聞之，卻五十里。後人疑之，以爲說士之夸辭。以今揆古，古爲夸矣；以今觀今，今亦夸乎？信所見，疑所聞，古今一也。吾宋之安疆，不以百萬之師，而以先生之一言。後之人聞之者，焉知不若今之人聞仲連之事者乎！亦以爲夸，未可知也。若今之人，親見先生之事，則誰以爲夸者？嗚呼！先生之功，其遠矣乎！

先生之文，肖其爲人，其議論閎以挺，其記序古以則，其代言典而實，其書事約而悉。其爲詩，蓋自抵庠斥本時，宰謫置嶺海，愁狖右音酸骨，飢烏血牙，風呻雨喟，

濤譎浪詭，有非人間世之所堪耐者，宜養於心而反昌於詩。視李杜夜郎夔子之

音，益加恢奇云。至於騷辭，涵茫嶄集掩切峯，慈卹切鉞術，姑衛切劇，屈抉天之幽，洩神

之祕，槁瘦而不瘁，恟通愀情而不懟，自宋玉而下，不論也。靈均以來，一人而已。

夫是數者，得其一，猶足以行於今而傳於後，而況萃其百者乎？何其盛也！

先生既歿後二十年，其子澹盪與其族子渙族孫祕，哀集先生之詩文七十卷，目曰澹菴文集，池陽太守蔡侯必勝，慨然請其書刻之，命郡文學周南董振之，學錄何巨源校讐之，未就而蔡侯移官山陽，雷侯孝友顏侯械械踵成之。嗟乎！先生之功被於中國，名震於敵國，文範於學者，學者得其片言半簡，猶寶之師之，求見其書之全，何可得也。今三侯獨能刻而傳之，以惠學者，可不謂之賢矣哉！而蔡侯首發其端，可不謂尤賢矣哉！

萬里嘗學於先生者。先生之言曰：『道六經而文未必六經者有之矣，道不六經而文必六經者無之。』先生之文，其所自出，蓋淵矣乎，而萬里何足以知之。先生廬陵薊城人，諱銓，字邦衡，澹菴其自號也。若其世系歷官行事，則丞相益國周公書之於神道碑云。

澹菴請誅秦檜一疏，至今讀之，猶凜凜有生氣。文卽從此敍入，謂其學問均從六經得來，信然。

【註釋】【紹興】高宗年號。【顯仁皇太后】高宗母章氏，靖康之難，從上皇北遷。

【魯仲連】戰國齊人。時秦圍趙急，魏遣辛垣衍說趙，請帝秦。仲連見衍曰：「彼即肆然爲帝，連有蹈東海而死耳。」秦聞之，卻五十里。

【夸】誕也。【閔】中寬曰：閔，深大貌。【挺】拔出貌。【則】法也。【代言】（書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制誥爲臣下所代擬，此謂代言，卽制誥等

類，代君立言也。【典】經也，法也。制誥以堂皇正大，不肯經法爲得體，故云典也。【時宰】指秦檜。【謫置嶺海】言貶韶州。

【愁狖】黑猿也。（楚詞九歌）「猿啾啾兮狖夜鳴。」句言愁狖鳴聲，悲酸徹骨。【飢鳥】蠻荒之地，得食維艱，飢鳥之牙，常沾血

也。【呻】吟也。【喟】太息也。【濤譎波詭】狀嶺海水景。【夜郎】夜郎，今貴州西境，李白坐永王璘事，長流夜郎。【夔

子】夔州，古爲夔子國，杜市嘗旅食於此。【恢】大也。【涵茫嶄峩】言其文如水之涵茫，山之嶄峩也。涵茫，無涯淡貌。嶄峩，高

貌。【鉞劇刻屈】言其文銛利而屈折也。鉞，長針也。劇（說文）利傷也。【懟】怒也。【宋玉】楚屈原弟子，爲楚大夫，憫其師

放逐，乃作九辨，述其志以悲之。又作神女、高唐二賦，皆寓言託興，有所諷也。【靈均】屈原，名平，字靈均，仕楚懷王，爲三閭大夫。同列

靳尚，輩譖而疏之，乃作離騷，冀君覺悟。襄王立，復用譏諷，原於江南，原於是作漁父諸篇，以見志，遂自沈汨羅江而死。【山陽】今江

蘇淮安縣。【益國周公】名必大，字子充，廬陵人。舉進士，官至樞密使、右丞相，進少保，封益國公。卒諡文忠。

## 周禮說序

### 葉

### 適

（宋）字正則，永嘉人。淳熙中，登進士第。雄文奧學，推重當世。紹熙中，循歷華溪，嘗密助趙汝愚定策，上疏辨朱熹之誣。官至寶謨閣學士，卒諡忠定。著有水心集二十九卷，習學記言五十卷。



周官晚出，而劉歆遽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而是書所存無幾矣。詩書春秋皆孔子論定，孟軻諸儒相與弼承，世不能知，而信其所從。井洌列於達，衆酌飲焉，惟其量爾。故治雖不足，而書有餘也。孔子未嘗言周官，孟子亦以爲不可得聞，一旦驟至，如奇方大藥，非黃帝神農所名，無制使服食之法，而庸夫鄙人，妄咀吞之，不眩亂顛錯幾希，故用雖有餘，而書不足也。雖然，以余考之，周之道固莫聚於此書，他經其散者也；周之籍固莫切於此書，他經其緩者也。公卿敬，羣有司廉，教法齊備，義利均等，固文武周召之實政在是也，奈何使降爲度數事物之學哉？

新昌黃文叔始述五官而爲之說，亶亶乎孔孟之以理貫事者，必相發明也；惻惻乎文武之以德型民者，必相經緯也。守天下，非私智也；設邦家，非自尊也。養民至厚，取之至薄；爲下甚逸，爲上甚勞。洗滌三壞之腥穢，而一以性命道德，起後世之公心。雖未能表古表是書而獨行，猶將合他經而共存也，其功大矣！同時永

嘉陳君舉亦著周禮說十二篇，蓋嘗獻之紹熙天子，爲科舉家宗尙。君舉素善文，議論頗相出入。所以異者，君舉以後準前，由本朝至漢，遡而通之；文叔以前準後，由春秋戰國至本朝，沿而別之。其敍鄉遂溝洫，辨二鄭是非，凡一字一語，細入毫芒，不可損益也。

闡發處得官禮之精意，周公有靈，呼爲知己。

【註釋】周官晚出，周官，周公居攝以後所作，分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秦火後，漢河間獻王得之山巖屋壁之

中，而失冬官一篇，因以考工記補之，其出較諸經爲晚。

【劉歆】字子駿，向子。王莽篡漢，歆爲之附會周禮，變更漢制。【蘇綽】字

令綽，南北朝陝西武功人。佐魏，所定制度，亦多從周禮。

【王安石】介甫，本周禮，佐神宗變法。【冽】水清也。【達】九達道也。

【書有餘】有餘於用也。

【神農】始制醫藥。

【黃帝】作內經，爲醫學之祖。

【書不足】不足於用也。

【文武周召】

文王、武王、周公、召公。

【新昌】今浙江壽昌縣治。

【黃文叔】名度，舉進士，爲御史，數論韓侂胄之奸。寧宗時，累官煥章閣學士。

【五官】周禮六官，缺冬官，故曰五官。

【臺臺】不倦意。

【陳君舉】名傅良，乾道中進士，官至寶謨閣待制，卒諡文節。

【鄉

遂溝洫】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周禮司徒掌六鄉，左三鄉，右三鄉，六遂，遠郊之地，在王國百里外。溝洫，田間水道。周禮遂人，十夫有溝，

百夫有洫，洫深於溝。四者皆周禮規畫土地田宅之制。

【二鄭】鄭衆，字仲師，東漢開封人。章帝時爲大司農。鄭玄，東漢高密人，字康

成，獻帝時杜門不出。二人皆深經學。周禮有註。

# 交信錄序

謝枋得

(宋)字君直，弋陽人。讀書五行俱下，一覽終身不忘。寶祐中舉進士，除撫州司戶參軍，即棄去。宋末，辟爲江西

招諭使，知信州；與元兵戰不利，乃變姓名，披蓑衣，賣卜建陽市中。天下既定，遂居閩中。參政魏天祐見時方以求材爲急，

欲薦枋得爲功，逼之北行。至元鄆，不食而死。妻子亦殉。著有墨山集五卷，編文章軌範七卷。

天下有達道，不曰朋友，而曰朋友之交。交者精神有契，道德有同，非外相慕也。夫交以朋友視君臣父子夫婦昆弟則疏矣。易大傳曰：『定其交而後求。』定者，見其心之可交也。交亦豈易定哉？公卿求士，見其才，不見其心能負人，吾視魏其侯翟廷尉，悲之。士求公卿，見其勢，不見其心能汙人，吾視揚雄班固蔡邕，笑之。契私列切之教人曰：『朋友有信。』孔門合交與信並言。信而交，交而愈信，亦可以無悔矣。同富貴相忌，而有九官十臣；同貧賤相疎，而有仲尼弟子；同患難相怨，而有東漢黨人。此謂交，此謂信，此朋友得以列於人倫也。

今人錄交曰雲萍，雲萍皆無情之物，義已不信，交何能堅？請名之曰交信錄。

交無上下，無貴賤，無死生，吾盡吾信，不敢求諸人，百年之間，萬世之後，倘能無愧天地而謂之人，始可見朋友之助，始可言交信矣。

開口數語，識踞題顛，入後將親疏離合之故，鑿鑿達出，當莊書一通，以當座右銘。

【註釋】

【天下有達道】

（中庸）天下有達道五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

【易大傳】孔子作。

【魏

其侯

漢田蚡日益貴盛，魏其侯寶嬰賓客，皆去而就蚡。

【翟廷尉】

翟公，漢文帝時爲廷尉，賓客填門，及罷門外可設雀羅。

【揚雄】

作劇秦美新論，以頌王莽。

【班固蔡邕】

固黨寶，邕附董卓，憲卓敗，均死獄中。

【契】高辛氏子，舜五臣之一，商之

祖也。（孟子）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朋友有信。

【九官】

（漢書劉向傳）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

【十臣】（魯論）武

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東漢黨人】

漢靈帝時，宦官構成黨獄，李膺、范滂等死者百餘人，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

## 六書故序

六書故三十三卷，宋戴侗撰，苦心考究，括以九類，謂之故者，通其指義也，用前漢藝文志魯故之例。

## 戴

### 侗

（宋）字仲達，永嘉人。淳祐元年進士，由國子主簿守台州。德祐間以祕書郎及軍器少監召，皆辭疾不起。有易

侗也聞諸先人曰：「學莫大乎格物。格物之方，取數多者書也。天地萬物，古今萬事，皆聚於書。書之多，學者常病乎不能盡通。雖然，有文而後有辭，書雖多，總其實六書而已。六書既通，參陸伍以變，觸類而長，聲上極文字之變，不能逃焉。故士惟弗學，學必先六書。古之教者，子生十年，始入小學，則教以六書。六書也者，入學之戶門，學者之所同先也；以爲小學者，過矣。由秦而下，六書之學遂廢。雖有學焉者，往往支離傳會而不適於通；至與曲藝小技，下爲曹伍，故士益不屑，而其學益不講。千載而下，殆無傳焉！夫不明於文，而欲通於辭；不通於辭，而欲得於意；是聳於律而議樂，盲於度而議器也，亦誣而已矣。」

先人既以是教於家，且欲因許氏之遺文，訂其得失，以傳於家塾，而不果成。小子懼先志之隳，陸通爰撫灼舊聞，輯集通成三十三卷，通釋一卷。其所不知，固闕如也；卽其所知，亦焉敢自是乎哉！姑藏家塾，以俟君子。

六書之廢久矣，號稱淵博，下筆千言者，亦復不識一字，可嘆也！

【註釋】【先人】永嘉戴氏，在宋爲望族。仲達之先人，或卽戴蒙。蒙字義伯，後更名墊，紹興進士，調麗水尉，棄官從朱子遊。仲達之家學有自矣。【格物】格，至也。猶事也。謂窮至事物之理也。【取數】禮記取數多者仁也。【六書】古者結繩而治，黃帝

之史倉頡始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書制有六：一曰象形，如日月之類，象日月形體爲之也；二曰假借，如令長之類，一字兩用也；三曰指事，如上下之類，人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爲下也；四曰會意，如武信之類，止戈爲武，人言爲信也；五曰轉注，如考老之類，建類一首，同意相受，左右相注也；六曰諧聲，如江河之類，以水爲形，以工可爲聲也。【參伍】三相參爲參，五相伍爲伍。易繫辭參伍以變，錯綜

以數。【觸類而長】易繫辭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十年入小學】禮記內則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註

外傳，教學之師也。書謂六書，計謂九數。【小學】後漢書盧植傳降在小學。註謂文字爲小學也。【由秦而下六書之

學遂廢】按蝌蚪變爲古文，古文變爲大篆，大篆變爲小篆，小篆變爲隸，隸變爲草，經五變而古意幾亡矣。【曹伍】猶云儕偶。言

今之治六書者，支離傳會，失其價值，遂與曲藝小技，同爲世所賤也。【律】律有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黃帝之所作也。【度】

丈尺也。【許氏】漢許慎撰說文解字三十卷，悉用篆文，部分精嚴，頗存古意。【撫】取也。【家塾】古者二十五家爲閭，同在

一巷；巷首有門，門側有塾，民在家者，朝夕受教於塾也。

## 跋劉翠微罪言稿

### 文天祥

宋字履善，吉水人。舉寶祐四年進士第一，爲湖南提刑。元兵至皋亭山，天祥往說之，被執。至贛州，

道還，募兵勤王，拜右丞相，挾二王（益王、昀王）入閩。廣兵敗，又被執，不屈死。諡曰忠烈。有文山集二十一卷，集杜詩

崔子作亂於齊，太史以直筆死，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書者又不輟，遂舍之。崔子豈能舍書己者哉？人心是非之天，終不可奪，而亂臣賊子之暴，亦遂以窮。

當檜用事時，受密旨以私意行乎國中，籛播弄威福之柄，以鉗切制人之七情，而杜其口。胡公以封事貶，王公送之詩，陳公送之啟，俱貶。檜之窮凶極惡，自謂無誰何者矣。而翠微劉公，猶作罪言以顯刺之，公固自處以有罪，而檜卒無以加於公。噫！彼豈舍公哉？當其垂歿，凡一時不附和議者，猶將甘心焉。公之罪言，直未見爾。由此觀之，賊檜之逆，猶浮於崔；而公得為太史氏之最後者，祖宗教化之深，人心義理之正，檜獨如之何哉！公之孫方大，出遺藁示余，因感而書。

人心是非之天，終不可奪，一語破的，文如其人。

【註釋】

【崔子亂齊】

崔杼弑其君，光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杼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

【胡

公】見前胡忠簡公文集序。

【王公】名廷珪，胡餘貶，以詩送之。

【陳公】名剛中，啟賀銓之謫。

# 汪氏勳德錄序

虞集

(元)字伯生，臨川人。天性孝友。生三歲，即讀書；及長，弘才博學，世稱邵庵先生。官至奎章閣學士，一時典冊咸出其手。卒封仁壽公，諡文靖。有《道園學古錄》五十卷，《道園遺稿》六卷行世。

國家龍興朔漠，威行萬方，金源日蹙。吏士守者，或降或死且盡，不能成軍。山東西之閒，豪傑並起，據保城壁，大抵非金署置之舊。隴右鞏昌汪氏，據高制遠，統郡縣數十，勝兵數萬，號曰便宜都總帥，柵石門爲金守者三世。及我兵攻鞏昌，則金亡已三歲矣。汪氏猶不忍降。其士大夫皆曰：『君死國亡，民將安歸？』乃縞素爲金發喪，登陴哭三日，因皇子闕端以自歸。太宗皇帝察其誠，仍以爲便宜都總帥，鎮故地。取蜀之役，資糧甲兵之賦，終始畢給，功多之紀，他將鮮儷焉。此諱世顯者所以封隴右王也。

王有子八人，孫十有九人，多居將相官，封公者九人，傳五世，兄弟子孫百八



十餘人。總軍鞏昌者，既世其職，餘多大官，尤顯者，今御史中丞壽昌也。其兄成都萬戶嗣昌曰：『世荷國恩，功業在盟府，褒卹有制詔，世次具譜牒，行事歲月，則有先塋家廟之碑文在，請輯錄刻摹，以傳於世。』帝諸太史。』太史虞集曰：『予觀於功臣之家，以世業顯榮者固多，得統其軍，世守其地者，惟汪氏。』或曰：『道家忌三世爲將，汪氏之德，必有大過人者。』其言信歟？予故以爲汪氏先人事故主無憾，見信國家，非他人所得而及也歟！

文氣樸茂，敘次明晰，是清廟明堂之器，宜當時典冊，均出其手。

【註釋】【朔漠】朔，北也。漠，沙漠也。元朝之根本地在蒙古，自太祖起兵朔漠，子孫繼之，征服亞洲及歐洲東部之地，始建國號曰

元，旋滅宋而帝中國。蒙古有沙漠地，又在中國之北，故曰朔漠。【金源】（金史地理志）上京路，金之舊土也。國言金曰按出虎，

按出虎水源於此。金源，建國之號，彼蓋取諸此也。【日蹙】（孟子）今也日蹙國百里。【鞏昌】今甘肅隴西縣。【縞素】（史記

高祖紀）漢王告諸侯曰：『項羽放弑義帝於江南，寡人親爲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內兵，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弑義

帝者。』【陣】城上女牆。【關端】太宗第二子。太宗之子凡七：長定宗，三闕出，四哈刺察兒王，五合夫大王，六合丹大王，七滅里

大王。【取蜀之役】世顯自入元，即從南征，數敗宋師，追奔至夔，峽，過巫山，又獲蜀帥陳隆之斬之。【世顯】字仲明，延祐七年，

加封隴右王。

【壽昌】惟正子，官資德大夫，江南行御史臺中丞。

【嗣昌】官武略將軍，成都管軍副萬戶。

【盟府】（左傳）昔

周公、太公、股、胙、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

【制】天子之言曰制。【誥】

（正字通）古者上下有誥，秦廢古稱制詔。漢武元狩六年，初作誥，然不以命官。唐稱制不稱誥，宋始以誥命庶官。明命官用敕，不用誥；三

載考績，則用誥以褒美。

【世次】世系也。

【塋】塚也。

【諗】謀也。

【太史】仁宗六年，集以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

【三世爲將】（後漢耿弇傳論）三世爲將，道家所忌。

## 文丞相傳序

許有壬

（元）字可用，湯陰人。幼穎悟，讀書五行俱下。延祐中舉進士，累官集賢大學士，改樞密副史，拜中書左丞，立朝

五十年，三入政府，具著風節，過國家大事，無不盡言。卒諡文忠。著有至正集八十一卷，圭塘小集十三卷，圭塘欸乃集一

卷。

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漢唐而過之遠矣。盛時忠賢雜選，查人有餘力；

及天命已去，人心已離，有挺然獨出於百萬億生民之上，而欲舉其已墜，續其已絕，使一時天下之人，後乎百世之下，洞知君臣大義之不可廢，人心天理之未嘗

泯其有功於名教爲何如哉

丞相文公，少年趨厲，有經濟之志，中爲賈沮，徊翔外僚。其以兵入援也，大事去矣；其付以鈞軸也，降表具矣；其往而議和也，冀萬一有濟爾。平生定力，萬變不渝。『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用醫藥之理。』公之語，公之心也。是以當死不死，可爲卽爲，逸於淮，振於海，真不可爲矣。則惟有死爾；可死矣，而又不死，非有它也。等一死爾，昔則在己，今則在天，一旦就義，視如歸焉。光明俊偉，俯視一世，顧庸敏祿將之士，不知爲何物也。推此志也，雖與嵩華爭高可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而未有有爲若公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然則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者，公一人爾！

孫富爲湖廣省檢校官，始出遼陽儒學副提舉劉岳申所爲傳，將刻之梓，俾有壬序之。有壬早讀吟嘯集指南錄，見公自述甚明。三十年前遊京師，故老能言公者尙多，而訝其傳之未見於世也。伏讀感慨，惜京師故老之不及見也。公之事

業在天地閒，炳如日星，自不容泯；而史之取信，世之取法，則有待於是焉。若富也，可謂能後者已。

空坑力竭，泣血呼天；燕京就義，正氣凜然；文山心事，一一道出。

【註釋】【雜選】盛多貌。（曹植洛神賦）衆靈雜選。

【越厲】超舉貌。

【中爲賈沮二句】初，賈似道稱病，乞致仕以要

君，有詔不應；天祥當制誥，語皆諷賈，賈因使臺臣劾罷之。天祥遂致仕。旋起爲湖南提刑，時咸淳九年也。次年改知贛州，皆外僚也。徊翔

鳥飛不進貌。

【其以兵二句】德祐初，詔天下勤王，天祥奉詔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并結溪洞蠻，使方興召吉州兵，諸豪傑

皆應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因其時江上報急也。【其付以四句】勤王之次年，除天祥樞密使，尋除右丞相兼樞密使，

如軍中，請和，與元丞相伯顏抗論皋亭山，爲所執，旋夜亡入眞州。按陶人爲閭器，其轉輪曰鈞，軸則車所恃以持輪旋轉者，皆以喻在樞

要地位者也。（詩經）「誰秉國鈞？」今稱秉政者爲當軸，俱本斯義。

【逸於淮振於海】巴延拘天祥，隨祈請使北去，至鎮江，夜

亡入眞州，會李廷芝聽逸卒言，欲害天祥，乃由通州汎海以求二王。

【膚敏裸將】（詩）殷士膚敏，裸將於京。（孟子註）膚大也。敏

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將，助也。言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事於周之京師也。

【劉岳

申】字高仲，江西廬陵人，與劉銑、龍仁夫齊名。當軸薦岳申爲遼陽儒學副提舉，不就。

【吟嘯集指南錄】皆文山所著。

## 書劉禹疇行孝傳後

劉

基

(明)字伯溫，青田人。元進士，後棄官歸隱。明初，召至金陵，陳時務十八策，屢從征伐有功，授太史令。累遷御史中丞，兼弘文館學士，封誠意伯。著有文集二十卷。

世之所謂浮屠者，果何道而能使人信奉之若是哉？人情莫不好安樂而惡憂患，故惴之必於其所恆懼，誘之必於其所恆願，然後不待驅而自赴。浮屠氏設爲禍福之說，其亦巧於致人歟！夫四海之衆，林林也，而無不爲其所致，何哉？彼固非止惑愚昧而已也。人情無不愛其親，親沒矣，哀痛之情未置，而謂冥冥之中，欲加以罪，孰不惕然而動於其心間有疑焉，則羣咻<sub>休</sub>之，若目見其死者，拘於囹圄<sub>靈</sub>，受箠楚而望救；故中材之人，莫不波馳而蟻附。雖有篤行守道之親，則亦文致其罪，以告哀於土偶木俑<sub>勇</sub>之前。彼固自以爲孝，而不知其爲大不孝，豈不哀哉！且彼謂『戕物者必償其死，故有牛馬羊豕蛇虺之獄。』是天下之蠢動者，舉不可殺也。

今夫虎豹鷹鷂搏擊蜚走以食，日不知其幾何，而獨無罪乎？人之殺物有獄矣，虎豹食人而無獄，何其重禽獸而輕人也？彼又謂「婦人之育子者，必有大罪。」故兒女子尤篤信其說，以致恩於其母。吾不知司是獄者爲誰？人必有母，將舍其母而獄人之母歟？將併與其母而獄之歟？獄其母不孝，舍其母而獄人之母，不公。不孝不公，俱不可以令；二者必居一焉，將見羣起而攻之矣。雖有獄，誰與治之？宰天地者帝也，彼則謂有佛焉。至論佛之所爲，啍啍訂嘔嘔阿苟切。若老婦然。有呼而求救，不論是非，雖窮兇極惡，無不引手援之；使有罪者勿恆刑，是以情破法也。夫法出於帝而佛破之，是自獲罪於天也。吾知其必無是事也。昭昭矣。以劉子之賢，其不爲所惑，無足怪者。吾獨悲夫天下之爲劉子者不多也，故又爲之言，以寤夫知愛其親而不知道者。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浮屠其何說之辭。

【註釋】【林林】盛貌。《柳宗元貞符》惟人之初，總總而生，林林而羣。【啍】嘔也。《孟子》衆楚人啍之。【囹圄】監獄也。

【簞】杖也。【楚】夏楚。【土偶】泥像也。【木俑】古用木俑殉葬。此則指木雕偶像而言。【啾啾嘔嘔】惡愛之聲。

## 踏花篇序

艾南英

(明)字千子，東鄉人。天啟間，舉於鄉，對策力詆魏璫。後入闕，唐王召見，陳十可憂疏，授兵部主事，改御史，卒於

官。

踏花篇者，黃岡王孟侯居桃花源所得詩，因以名篇也。予至武陵，去桃源不百里，而未嘗有遊觀之志。夫神仙之說，誠不知其有無；即使有之，然所貴於神仙者，以其淡泊無累，異於常人，使得一邱一壑而守之，若美田宅長子孫之計，其貪且愚若此，則亦與庸人何異。今夫庸人得一廛以終老，願世世無失，人未有過而問焉者也；而獨浮慕於貪且愚之神仙，何歟？或曰：『其得名不以神仙，而以山川。』一叫深，可以避世。』則今之窮山僻壤，於五其人烏言獸面，不通商賈，不知鹽醢嬉者何限。誠得是也，而種植其閒，皆桃源也。

嗚呼！得吾說而存之，桃源猶諸山也，亦何必以未至爲戚哉！乃孟侯之詩，其於是山，不一而足，且以名其篇。孟侯家世儒顯，棄妻子婚宦不事，獨來窮山中，豈神仙之說惑之耶？抑有大不得已者存，故託而逃焉也？夫是山以靖節之文而重，非以桃源重也，則謂以孟侯重桃源可矣。予獨怪世之爲文者，不知六籍子史之大，而侈花草蟲魚爲高逸，雖名山水，亦反以其人其文而污。後爲斯遊者，其慎之哉！

重源者，重靖節耳。闢神仙之說，尤見卓識。

【註釋】【黃岡】今湖北黃岡縣。【桃源】桃源山，在湖南桃源縣南山之西南，有桃源洞。【武陵】今湖南常德縣，桃源縣在其西，相距八十里。【廛】市宅也。【塢】山阿也。【窅】幽深也。【靖節】卽陶潛也。【六籍】六經也。

題元祐黨碑

徽宗崇寧元年，蔡京與其黨，藉司馬光、文彥博等凡百二十人，列其罪狀，謂之奸黨，請御書刻石於端禮門。二年，又令州縣立黨人碑。○此卽書後體，序跋類之一也。謂之題者，蓋取審諦之義。

倪元璐

（明）字玉汝，上虞人。天啟間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至戶兵吏三部尚書。明亡，自縊死。後追謚文貞。有倪文



此碑自崇寧五年毀碎，遂稀傳本，今獲見之，猶欽寶籙矣。學毀碑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也。』嗟乎！烏知後人之欲不毀之，更甚於京乎！

諸賢自涑速水眉山數十公外，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名哉？故知擇福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禍。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也。

石工安民，乞免著名。今披此籍，諸賢位中，覺赫然有安民在。

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赫赫者當知所戒懼矣。

【註釋】【猶欽寶籙】道家祕書稱寶籙。宋宣和間，有上等寶籙宮，欽心敬也。

【毀碑】崇寧五年，帝從劉遠之請，夜半，遣黃

門至朝堂毀石刻。翌日，京始見之，乃曰：『碑可毀』云云。

【涑水】人稱司馬光為涑水先生。

【眉山】指蘇軾。

【石工安

民】崇寧二年，蔡京自書姦黨碑，頌於郡縣。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直，民不忍刻也。』府官欲加之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

### 上王兵部書

蘇軾見序跋。

序跋 題元祐黨碑 上王兵部書

荊州南北之交，而士大夫往來之衝也。執事以高才盛名，作牧於此，蓋亦嘗有以相馬之說告於左右者乎？聞之曰：騏驥之馬，一日行千里而不殆，其脊如不動，其足如無所著。直藥切升高而不輕，智走下而不軒，其伎藝卓絕而效見明著，至於如此。而天下莫有識者，何也？不知其相而責其伎也。夫馬者，有昂目而豐臆，憶方蹄而密睫，接捷乎若深山之虎，曠乎若秋後之兔，遠望目若視日，而志不存乎芻粟；若是者，飄忽騰蹕，去而不知所止。是故古之善相者，立於五達之衢，一目而眇，英見切之聞其一鳴，顧而循其色，馬之伎盡矣。何者？其相溢於外而不可蔽也。士之賢不肖，見於面顏，而發泄於辭氣，卓然其有以存乎耳目之間，而必曰久居而後察，則亦名相士者之過矣。

夫軾，西川之鄙人，而荆之過客也。其足跡偶然而至執事之門。其平生之所治，以求聞於後世者，又無所挾持以至於左右，蓋亦易疏而難合也。然自蜀至於楚，舟行六十日，過郡十一，縣二十有六，取所見郡縣之吏數十百人，莫不孜孜論

執事之賢而教之以求通於下吏且執事何修而得此稱也軾非敢以求知而望其所以先後於仕進之門者亦徒以爲執事立於五達之衢而庶幾乎一目之眄或有以信其平生爾。

夫今之世豈惟王公擇士士亦有所擇軾將自楚游魏自魏無所不游恐他日以不見執事爲恨也是以不敢不進不宣。

不卑不亢具見身分與李白上韓荊州書一轍。

【註釋】

【荊州】宋江陵府爲古荊州地治江陵今湖北江陵縣。

【輕】車覆而前也。

【軒】車卻而後也。

【臆】胸肉也。

【睫】目旁毛也。

【騰蹕】踰越也。

【五達之衢】唐書獨孤及傳堯設榜木於五達之衢。

【眄】裴視也。

【循其色】

謂循視其色。

【孜孜】不倦貌。

【軾非敢以求知二句】言不敢求兵部之知而望其或先或後應達於仕路也。

###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

張方平字安道宋城人少穎悟絕倫書過眼不再讀舉進士累官至太子少師

致仕哲宗立加太子太保卒諡文定。

### 蘇軾

序跋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

軾頓首再拜。伏蒙再示先人墓表，特載辨姦一篇，恭覽涕泗，不知所云。竊惟先人早歲汨沒，晚乃有聞，雖當時學者知師尊之，然於其言語文章，猶不能盡，而況其中之不可形者乎！所謂知之盡而信其然者，舉世惟公一人。雖若不幸，然知我者希，正老氏之所貴。

辨姦之始作也，自軾與舍弟，皆有「嘻！其甚矣」之諫，不論他人。獨明公一見，以爲與我意合。公固已論之先朝，載之史冊；今雖容有不知，後世決不可沒。而先人之言，非公表而出之，則人未必信。信不信何足深計，然使斯人用區區小數以欺天下，天下莫覺莫知，恐後世必有「秦無人」之嘆。此墓表之所以作，而軾之所以流涕再拜而謝也。

黃叔度澹然無作，郭林宗一言，至今以爲顏子。林宗於人材，小大畢取，所賢非一人；而叔度之賢，無一見於外者，而後世猶信，徒以林宗之重也。今公之重，不減林宗；所賢惟先人，而其心迹粗若可見，其信於後世必矣。多言何足爲謝，聊發

程子謂安石所爲，實吾黨激成之；則老泉之辨姦論，亦未始非激之一。惟軾爲其先人作謝書，推崇備至，自無足怪。

【註釋】【辨姦】蘇洵有辨姦論一篇，以刺王安石。【泗】液自鼻出者。【汨沒】猶言沉淪也。【不可形】猶言不可形容也。

【知我者希二句】（老子）知我者希，則我者貴。【嘻其甚】（禮檀弓）夫子曰：『嘻其甚也！』【斯人】指安石。

【秦無人】（左傳）士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黃叔度二句】叔度，憲字。林宗，泰字。泰謂

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滂之不濁。【以爲顏子】荀季和謂袁奉高曰：『子國有顏子，卿知之乎？』奉高曰：『卿見吾叔度

耶？』

### 答李廌書

廌，字端叔，華州人。嘗以文字謁蘇軾，軾歎賞爲奇才；比知貢舉，失之作詩自責。廌，晉雒。

### 蘇軾

軾頓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闕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

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卽答，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真以爲然耶？不肖爲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歎。徂感切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

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爲應舉而已。旣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旣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譏諂。切女交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僂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己，何足爲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

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

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瘿，<sup>嬰</sup>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

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歲行盡寒苦，惟萬萬節哀強食，不次。

一肚皮不合時宜，卻借此盡情宣洩。

【註釋】「斬然在疚」(詩)遭家不造，孀孀在疚。言虜方居喪，喪制三年，曰斬衰。斬然者，麻衣不緝之狀。【遞中】謂郵遞之

中。【黃魯直秦太虛】魯直，庭堅字，號山谷。太虛，觀號，字少游。皆東坡友。【昌歎】取菖蒲根切之四寸爲菹，周文王嗜之。(韓

愈詩)無殊嗜昌歎。【羊棗】(孟子)曾皙嗜羊棗。註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制策】天子之策問也。賦於仁宗嘉祐二

年，試禮部，擢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五年，歐陽修以才識兼茂薦之，復對制策，入三等。【讒謔】爭辱也。【齊

虜】(史記高帝紀)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僂】輕言也，一曰雜言也。【候蟲】節候之蟲，謂

蠅蟬之屬也。（柳宗元詩）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

【時鳥】應時之鳥。（南史陶潛傳）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

【推罵】謂推而罵之也。

【木瘞】言木之結處如頸瘡也。

【石量】言石之捲結成紋，亦如日月之有暈也。

【犀通】（西陽

雜俎）犀之通天者，角之理形如百物，或云犀角通者，是其病理文也。

### 上樞密韓太尉書

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與富弼齊名，出將入相數十年，封魏國公，卒諡忠獻。樞密，官名，宋時

樞密院與中書省，分掌文武二柄，謂之二府。自後唐莊宗，使宰相兼樞密使，其權益重。此稱韓琦爲太尉者，以樞密兼武職，同

於漢時太尉，故用古稱。

### 蘇轍

（宋）字子由，號穎濱，又號欒城，眉山人，洵次子。爲人沈靜簡潔，文汪洋淡泊，而有秀傑之氣。與兄軾同登進士

累官翰林學士門下侍郎，諡文定。有欒城集九十六卷。

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

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

去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

疎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



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轍生十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去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

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

無憾者矣！

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以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魏公在當時，天下恃以爲輕重，宜子由推崇之如此。文亦氣勢恣肆，直摩史遷之壘，而入孟氏之室。

【註釋】【燕趙】河北山西。【十九年】子由年十九，舉進士，與兄子瞻同榜。【秦漢故都】秦都咸陽，漢都長安，並在陝

西。光武中興，徙都洛陽，在河南。【終南】山名，在陝西長安縣南五十里。【嵩】山名，在河南登封縣北。【華】山名，在陝西華

陰縣南十里。【歐陽公】名修，詳見論辨。【周公召公】周公旦，召公奭，並周成王時相。【方叔】周宣王卿士，征伐玁狁有

功。【召虎】（詩）江漢之濟，王命召虎，亦周宣王卿士。【待選】子由以年少不願仕，歸以待選。

### 答趙內翰書

蔡襄

（宋）字君謨，仙遊人。天聖中進士，累官知諫院。正色讜言，精於吏事，人不能欺。所至有聲，能文章，尤工書法，爲

當時第一。官至端明殿學士，卒諡忠惠。有忠惠集三十六卷，茶錄二卷，荔枝譜一卷。

伏蒙示下衆薦黃晞奏草。晞閩人，與之游甚久，以書自喜，不苟於人，誠高世懷道之士。足下薦之於朝，庶乎盛時無有遺材。足下之存心，不特爲晞發也。然其奏曰：「石介在國子監時，請晞表率生徒，晞以介詐善不宜爲事，非是，遂拒之弗往。乃晞之先見知人，識慮高遠也。」襄以謂斥介而引晞，意所未喻。介好論議，當時人物，故衆毀叢至。原其所以爲心，欲君側無姦邪，人人爲忠孝，百姓無疾苦，教化明白。信周公孔子之言，謂太平可立致，而不度世務行之難易，此介之所以修誠立節之大略也。所抵牾者，夏竦黨輩耳。一旦介去朝，奸人巧僞百端，妄造謗毀，必欲赤其族，然後快意。賴天子聖明，辨是非，故介久而自白。嗟乎！謂介詐善何也？夫詐善者，將圖富貴取名譽也。介生不免寒飢，而死幾斲棺，子孫流離，詐善者固如是耶？守己信道而不顧世俗者，伯夷叔齊是也，且數百年孔子稱之，其論遂定。若介信道而守死者也，其亦有待於後世乎！

昔介之存，襄以同年進士兄事而友之；自介之亡，未見有如介之自信者。介

復生，當師事之不暇，以苟容無所自立爲責，況敢毀之。晞避介聘爲學正，不肯爲介下耳。此特小小者，豈足爲晞高識遠慮哉！足下與介疎，知之不至，然天下公議，固當有聞。足下語論，衆所瞻望，詎可雷同。今毀介之人滿朝廷，其箝口固不爲少；雖開口明介，介豈遂明。然賣死友以合貴權，此襄所不爲，而足下所見知之者也。近爲寒氣薄中，日再食粥者七矣。奉教不知疲憊，感歎顛倒。

因譽晞而詆介，內翰或出無心。君謨感懷死友，力爲洗刷，固是公道，亦徵友誼也。

【註釋】【晞】字景微，少通經，聚書數千卷，學者多從之游。著《欬獻瑣微論》十卷。石介在太學，遺諸生以禮聘，走匿不出。【閩

人】晞籍福建建安，今建甌縣。【不特爲晞發】頂上無遺材句。【石介】字守道，兗州人，官至太 tử 中允。【夏竦】字子喬，

皇祐中，拜樞密副使，封鄴國公。竦材術過人，急於進取，喜交結，任數術，傾側反覆，世以爲姦邪。【斲棺】介既死，會徐狂人孔直溫謀

反，搜其家，得介書。夏竦素銜介，因言介詐死，北走契丹，請發棺以驗。詔下，杜衍等及其親屬門生，咸保介已死，乃免斲棺。【其箝口

固不爲少】言不敢爲介聲辨。

答劉蒙書 蒙，字子明，渤海人。恥爲詞賦，不肯舉進士。舉遺逸，召試第一，知潮陽縣。熙寧中，以役法廢黜，歸鄉教授，養親。

學從遊甚衆。朋友誄其行，號曰正思先生。

司馬光

(宋)字君實。熙豐間，官端明殿大學士，極言青苗助役法之不便。哲宗立，擢爲左僕射，功業未竟而卒。諡文正。

從祀孔廟。著有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考異三十卷，目錄三十卷，傳家集八十卷，家範十卷，稽古傳二十卷，涑水紀聞十六卷。

昔張伯松語陳孟公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馬文淵戒兄子，欲其效龍伯高之周慎謙儉，不欲其效杜季良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也。光愚無似，何足以望萬一於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松伯高，而不敢爲孟公季良之行也。況幼時始能言，則誦儒書，習謹敎。長而爲吏，則讀律令，守繩墨。齷齪然爲鄙細之人，側足於庸俗之間，不爲雄俊奇偉之士所齒目，爲日久矣。不意去歲足下自大河之北，洋洋而來，遊於京師，負其千鎰之寶，欲求良工大賈而售之。乃幸顧於陋巷，因得竊讀足下之文，窺足下之志。文甚高，志甚大，語古則浩博而淵微，論今則明切而精至，誠不能不口誇而心服。譬如窶

其切

人之子

終日環繞愛玩，咨嗟傳布，訖無一錢敢問其直之高下，亦終於無益而已矣。今者足下忽以親之無以養，兄之無以葬，弟妹嫂姪之無以恤，策馬裁書，千里渡河，指某以爲歸。且曰：『以鬻一下婢之資五十萬畀之，足以周事。』何足下見期待之厚，而不相知之深也！光得不駭且疑乎？

方今豪傑之士，內則充朝廷，外則布郡縣，力有餘而人可仰者，爲不少矣；足下莫之取，乃獨左顧而抵於不肖。豈非見期待之厚哉！光雖竊託迹於侍從之臣，月俸不及數萬，竄桂炊<sup>吹</sup>玉，晦朔不相續，居京師已十年，囊儲舊物皆竭。安所取五十萬以佐從者之蔬糲乎？夫君子雖樂施予，亦必己有餘，然後能及人。就其有餘，亦當先親而後疎，先舊而後新。光得侍足下裁<sup>同</sup>周歲，得見不過四五，而遽以五十萬奉之，其餘親戚故舊不可勝數，將何以待之乎？光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衣<sup>去聲</sup>，帛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而足下忽以此責之，豈非不相知之深哉？光視地而後敢行，頓足而後敢立。足下一旦待之爲陳孟公杜季良之徒，光

能無駭乎？足下服儒衣，談孔顏之道，啜菽飲水，足以盡歡於親，簞食瓢飲，足以致樂於身。而遑遑焉以貧乏有求於人，光能無疑乎？

足下又責以韓退之所爲。若光者何人，敢望韓退之哉？韓退之能爲文，其文爲天下貴。凡當時王公大人廟碑墓碣，靡不請焉。故受其厚謝，隨復散之於親舊，此其所以能行義也。若光者何人，敢望退之哉？光自結髮以來，雖能行無所，然實不敢錙<sub>側持切</sub>銖<sub>殊</sub>。妄取於人，此衆人所知也。取之也廉，則其施之人也靳<sub>並</sub>，亦其理宜也。若既求其取之廉，又責其施之厚，是二行者，誠難得而兼矣。足下又欲使光取之於佗人，其尤不可之大也。微生高乞醯於鄰人，以應求者，孔子以爲不直。況己不能施，而斂之於人，以爲己惠，豈不害於恕乎？足下之命，旣不克承，又費辭以釋之，其爲罪尤深。足下所稱韓退之亦云：『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捆<sub>同稱去切</sub>載而往，垂橐<sub>托</sub>而歸，足下亮<sub>同諒</sub>之而已。』

慷慨好施，固爲美德；而舍己從人，亦所不取。讀此可想見其一介不與之概。

【註釋】

【張伯松】疎字，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

【陳孟公】暹字，漢哀帝末，以功封奮威侯。性好客，每會飲，取客車轄投井

中，雖有急不得去。初爲京兆尹，列侯有與同姓氏者，每至人門，坐中客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說曰：「陳驚座。」

【文淵戒兄子】文淵，馬援字。援兄子嚴，教並喜譏議，通輕俠客，援在交趾，遺書戒之。

【伯高】京兆人，名述，時爲山陽長。

【季良】名保，京兆人，時爲越騎司馬。

【敕】修飾也。

【靦靦】廉謹貌。

【齒目】齒，列也。目，品題也。言不爲所論次也。

【京師】宋之京師，今河南開封縣。

【負其千鎰二句】二十兩爲鎰。喻其負才求售。

【直】價值。

【指某以爲歸】言向己告貸也。

【五十萬】宋時以銅爲本位，五十萬指錢數言。

【界】與也。

【抵】至也。

【爨桂炊土】桂，喻薪貴。玉，喻米貴。爨，炊也。燃煮也。

【糲】米不精也。

【頓】止也。

【退之】愈字。

【受其厚謝】退之，擇平淮西碑，憲宗以石本賜韓弘，弘寄絹五百匹。又作王用碑，用男奇鞍馬並白玉帶，親於劉禹錫錫祭韓愈文曰：「公鼎俟碑，志隨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則其所得之厚可知。

【雖能行無所】言己之才無學行，雖無所取信。

【錙銖】說文：十桑爲銖，六銖爲錙，皆輕微之數也。

【斬】吝也。

【微生高】高，魯人。有人乞醢於高，高轉乞而與之，以市其惠。

【文章五句】爲韓愈答寶秀才書中語。

【捆載而往兩句】捆，滿也。藥，無底之器。垂藥，空無有也。此言初望甚奢，而卒至失其所望也。

### 書嵇叔夜詩與姪履

音賈，與覆同。

### 黃庭堅

（宋）字魯直，洪州分寧人，自號山谷道人。舉進士，教授北京國子監。蘇軾見其詩文，歎爲獨立萬物之表。爲書

作佐郎，修神宗實錄，書成，擢起居舍人。紹聖初，知鄂州，爲章惇蔡卞等所惡，謫涪州別駕，尋坐謫宜州。江西詩派，祖庭



堅世以其詩配賦，稱蘇黃云，有山谷全集七十卷。

叔夜此詩，豪壯清麗，無一點塵俗氣。凡學作詩者，不可不成誦在心，想見其人。雖沈於世故者，然而攬其餘芳，便可撲去面上三斗俗塵矣。何況探其義味者耶！故書付於椶，可與諸郎皆誦取，時時諷詠，以洗心忘倦。

予嘗爲諸弟子言：『士生於世，可以百爲，唯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或問不俗之狀，予曰：『難言也。視其平居，無以異於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士之處世，或出或處，或剛或柔，未易以一節盡其蘊，然率以是觀之。

臨大節而不可奪，方謂之不俗，彼託言風雅者，可以返矣。

【註釋】

【叔夜】嵇康，字叔夜，三國魏譙郡人。拜中散大夫，不就，常彈琴以自樂；後爲司馬昭所害。

【沈】深也。

【三斗塵】

（唐書權懷恩傳）懷恩賞罰明，見惡輒取。時語曰：『寧飲三斗塵，無逢權懷恩。』每盛服，妻子不敢仰視。

【誦取】謂取而誦也。

## 答李幾仲書

### 黃庭堅

頓首。昨從東來，道出清湘八桂之間，每見壁間題字，以其枝葉，占其本根，以爲是必磊落人也。問姓名於士大夫，與足下游舊者，皆曰：『是少年而老氣有餘者也。』如是已逾年，恨未識足下面耳！今者乃蒙賜教，稱述古今，而歸重於不肖。又以平生得意之文章，傾困倒廩，見畀而不吝。秋日樓臺，萬事不到胸次，吹以木末之風，照以海濱之月，而詠歌呻吟足下之句，實有以激衰懦而增高明也，幸甚！

某少孤，窘於衣食，又有弟妹婚嫁之責，雖蚤知從先生長者學問，而偏親白髮，不得已而從仕。故少之日，得學之功十五；而從仕之日，得學之功十三。所以衰懦不進，至今落諸公之後也。竊觀足下天資超邁，上有親以爲之依歸，旁有兄弟以爲之飲助。春秋未三十，耳目聰明，若刻意於德義經術，所至當不止此耳。非敢謂足下今日所有，不足以豪於衆賢之間；但爲未及古人，故爲足下惜此日力耳。天難於生才，而才者須學問琢磨，以就晚成之器；其不能者，則不得歸怨於天也。世實須才，而才者未必用。君子未嘗以世不用而廢學問；其自廢惰，則不得歸怨

於世也。凡爲足下道摩去者，皆在中朝時聞天下長者之言也；足下以爲然，當繼此有進於左右。

秋熱雖未艾，伏惟侍奉吉慶。龍水風土，比湖南更熱。老人多病眩，奉書草草，惟爲親爲己自重。七月二十日，某再拜。

從壁間題字，締結神交，才士愛才，於此可見。

【註釋】

【清湘】今廣西全縣。

【八桂】

（尊愈送人之桂州詩）蒼蒼森八桂，茲地在湖南。（明一統志）八桂，廣西桂林府郡名。

【磊落】中懷坦白也。（文心雕龍）文帝陳思王徐應劉，並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

【廩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困，廩之圓者。

【木末】（宣和畫譜）馬觀畫金風萬籟圖，悅然如聞笙竽於木末。

【偏親】言早，僅有母在。

【仗】亦助也。

【皆在中

朝時二句】言吾今日之所爲足下言者，皆昔日在京，所聞於天下之長者者也。中朝，指京師。【艾】止也。【龍水】今廣西宜

山縣。

### 與秦少游書

集。

秦觀，字少游，號太虛，工詞賦。元祐初，蘇軾以賢良方正薦於朝，除太常博士，官至國子編修。有淮海閒居

### 陳師道

（宋）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少刻苦好學，高介有節。其爲文師曾鞏，詩宗黃庭堅。元祐中，蘇軾輩薦其文行，

除本州教授，累遷祕書省正字。著有後山集二十四卷，後山詩話一卷，後山談叢四卷。

辱書喻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邪？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爲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至於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爲之防，而爲士者世守焉。

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豈以能守區區之禮乎？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款段，乘去聲下澤，候公於上東門外，尙未晚也。拳拳之懷，願因侯以聞焉。

高介絕俗，讀此文想見其爲人。

【註釋】

【章公】

章惇在樞府，將薦師道於朝，屬觀延至，故師道作書報之。

【豈侯嘗欺之耶】

侯稱少游，猶言君也。欺謂

嘗譽已於章公前也。

【則失其所以見招】謂不能守區區之禮。

【幅巾】

用縑全幅向後覆髮，俗亦謂之覆頭。後漢末，王公

名士以幅巾爲飾，卽將師亦多者織巾。

【御款段乘下澤】（後漢書馬援傳）「乘下澤車，馭款段馬，使鄉里稱爲善人足矣。」

求贏餘，徒自苦耳。」按下澤車，短轂車，取其利也。款，猶緩也，言形段遲緩也。【拳拳】（中庸註）奉持之貌。按此兼誠敬二義。

## 與羅仲素書

羅從彥，字仲素，本沙縣人，徙家陽平。師事楊時於蕭山。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充然自得。朱熹謂龜山

倡道東南，士之從其游者甚衆，然潛思詣極，惟仲素一人而已。學者稱豫章先生，卒諡文貞。所著有尊堯錄十三卷，行於世。

### 李

#### 侗

（宋）字愿中，劍浦人。從羅從彥學，結茅山中，謝絕世故四十餘年。飲食或不充，而怡然自得。沙縣鄧迪嘗稱其

如冰壺秋月，鑿澈無瑕。朱熹簡事焉。世號延平先生，卒諡文靖。有延平問答及語錄，行於世。

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閒，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矣。孟氏之後，道失其傳，枝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眞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授者，句讀豆文義而已爾，謂之熄焉可也。其惟先生服膺龜山先生之講席有年矣，況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年之後。性明而

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入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由然也。凡讀聖賢之書，蠱有識見者，孰不願得受經門下，以質所疑。至於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

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爲所求有大於利祿也。抑侗聞之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飢，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飢寒之患者，皇皇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孜孜矻矻，爲利祿之學。雖知眞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於動靜語默之間，目擊而意全也。今生二十有四歲，茫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夔揀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敷同朝夕恐懼，不啻如飢寒切身者，求充飢禦寒之

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爲先生之累哉！

聖賢之學，如布帛菽粟之不容一日離，侗之屏棄舉業，從豫章先生遊，洵可謂得其本矣。

【註釋】【洙泗】二水名，在山東曲阜縣界。《史記》孔子設教於洙泗之上，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至。【龜山先生】楊時，字中立，將樂人，師事程灝、程頤，及歸，灝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方之士，不遠千里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伊川先生】程頤，字正叔，洛陽人，與兄灝學於周敦頤。生平以誠爲本，以窮理爲主，時號伊川先生。【質】問也。【舉子業】謂科舉之學。【箕裘】《禮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良冶之子，必學爲裘。【孜孜】勤也。【矻矻】勞苦健作也。

## 答汪尙書書

汪應辰，字聖錫，紹興五年進士第一，累官吏部尙書。剛方正直，敢言不避，在朝多革弊政，中貴人爲之側目。

朱

熹

（宋）字元晦，改字仲晦。紹興中以進士官至煥章閣待制，讀《書》務躬行實踐，遂得聖道之宗。所著有四書

《集註》、《通鑑綱目》、《伊雜淵源錄》四十卷、《名臣言行錄》二十四卷、《晦菴集》一百卷、《近思錄》十四卷、《小學集註》六卷、《小學楚辭》等

十餘種。卒諡曰文，從祀孔廟。

熹茲者累日侍行，得以親炙，竊惟道德純備，固非淺陋所能窺測，而於謙虛

好問，容受盡言之際，尤竊有感焉。蓋推是心以往，將天下之善皆歸之，其於任天下之重也何有。愚恐他日之事，常人所不能任者，閣下終不得而辭也。是以不勝拳拳，每以儒釋邪正之辨爲說，冀或有助萬分，而猶恐其未足於言也。請復陳之，幸垂聽焉！

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爲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例皆忽略厭棄，以爲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理既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於異端之說，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彼既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於此猶懵蒙然也，則亦何以悟爲哉？又況俟之而未必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志分氣餒，切虛度歲月而偃偃昌耳。曷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略，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



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迴然超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畢察；醜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此其與外學所謂廓然而一悟者，雖未知其孰爲優劣，然此一而彼二，此實而彼虛，則較然矣。就使其說有實非吾儒之所及者，是乃所以過乎大中至正之矩，而與不及者亡以異也。蓋大本既立，準則自明，此孟子所以知言而諛辟去淫邪遁接於我者，皆不能逃其鑒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朱子格物致知，與陽明學說迥別；而下學上達，實爲入道必經之階級，學者安可躐等以致，致遁入釋老一途。

【註釋】【何有】言不難也。【兀然】不動貌。【廓然】空貌。【懵然】無知貌。【佞佞】（禮仲尼燕居）晉者無相，佞

俚乎其何之？（按）佞，行不知所如也。【諛淫邪遁】（孟子）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誑，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朱

註 諛、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  
【生於其心四句】亦孟子之言。

### 答葛寺丞書

楊萬里

見序跋。

某一昨謝病免歸，僵臥空山，泉石之與曹猿鶴之爲使，已與世絕，惟恐姓名之落人間，聲光之墮塵中也。有如年丈，以四海九州同年之契，江上從游之樂，風亭月觀，聲去尊酒論文之友，亦復影響昧昧，久不通字脚，非疎也。顯晦之勢，雖欲不異，獨得而不異乎？

郡中白粲之穡

音

西歸，長

聲上

年三老，劉其姓，明其名者，闖然剝啄荆扉，持雙

鯉，挈乘壺及八缶，

否

云我葛同年之寄遠也。端拜函書，披讀賤辭，裂下錦機，鏘鳴

瓊琚，奇怪鬪進，應接不暇；烟霞爲我驩喜，松竹爲我鼓舞，便如挹絕俗出塵之標，

聆登峯造

聲去

極之論，相羊乎賞心白鷺之間，覽觀乎三山二水之外也。顧獨有可

怪者，一紙情話，吾人事也；雙緘世俗之禮，豈吾人事哉？若曰施之於所尊，則我與公非同等乎？若曰施之於所敬，則公與我非謬敬乎？深源所謂咄咄切都忽怪事，不於此乎在，復於何在乎？

老來心中不挂一事；獨有一事，非孤斟而無佳客乎？孰使吾悵惘細而無聊者，非有山珍而無海奇乎？呼酒未至，愀然不怡；酒既至，愈愀然不怡；豈酒使我至此。使我至此者，前之二無也。今開乘壺，則糟邱之郭索，不介紹而至；啓八缶，則東海之鯨琴魚，不波濤而來。是夕爲公持以左手，澆以苦酒，邀歡伯，酌大白，忽乎不知烏紗之落與否，玉山之頹杜回切與否也；而況太白之死與未死，伯倫之埋與未埋哉！吾之苦事，不覺脫然去吾心也，非公賜而誰賜也？

來書云，某方味道腴，而乃以滋味爲寄，則陋矣。某敢有問，年丈謂道烏在？道在瓦礫，道在坑谷，獨不在糟蟹鯨鮓側下切乎？道不在糟蟹，道不在鯨鮓，是爲道乎，是爲非道乎？并供夫子之一莞。

新除名城，未足多賀。年丈既以爲某謝，其獨得不以爲年丈賀乎？小啓別紙呈似，不請益，并求匠石之斲其蠅翼也。傳檐茶七十斡，苦瓦切萬安產也。里之士以見饗者，矜之以爲不減雙井日鑄也。及章貢雪饘八角，并以書，非報也。某待盡山林，而公方登用，合并渺無前期，願言爲斯文珍重。某臂痛不能親札，敬占兒輩代書，皇恐不宣。

曠達如晉人，文亦蔚然有深秀之致。

【註釋】【一昨】猶言往日也。

【年丈】科舉時以同科及第者爲同年，稱葛以丈者，或葛較年尊耳。

【字脚】（徐集孫詩）

碑斷亂雲封字脚，原指字體之下部，此則言字耳。

【白粲之穉】粲，米也。穉，農夫也。當是糶白米之農夫，自郡中歸耳。

【長年

三老】（入蜀記）長年三老，梢工是也。（杜甫詩）長年三老歌聲裏，白晝攤錢高浪中。

【剝啄】叩門聲。（韓愈詩）剝剝啄啄，有客

至門。【雙鯉】（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雙鯉指書函，蓋古者書函作鯉魚形也。【乘壺】古者

物四數皆曰乘。（禮少儀）乘壺酒。

【缶】瓦器。

【裂下三句】形容其書詞之美也。

【標】風姿也。

【相羊】與徜徉同。

【賞心】亭名，在江蘇江寧縣。

【白鷺】亭名，在賞心亭西，下瞰白鷺洲。

【三山二水】三山在江蘇江寧縣西南（寰宇記）

其山積石，瀆於大江，有三峯。二水，謂秦淮與長江也。二水亭，北與賞心亭相對。（李白鳳凰臺詩）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

【雙絨】古昔通書，有於書外別作小啟，以伸慶賀祝頌之忱者。文中一紙情話云：書也；別紙呈似云云，則小啟也，是謂雙絨。揚啟當是祝賀新除者，并此文，亦雙絨也。

【深源】晉殷浩字，世說：浩被黜，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海奇】海中奇味也。

【糟邱】南史陳暄傳：暄嗜酒，過差非度。其兄子秀常憂之，致書於暄友人何香，冀以諷諫。暄聞之，與秀書曰：「速營糟邱，吾將老焉，爾無多言。」此言糟邱之郭索，蓋今之醉蟹也。

【鯨魚】形如獸類之大魚，海洋有之。此借作大魚解。

【持以左手】晉書畢卓傳：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歡伯】酒令人歡，此爲別名。

【大白】酒盡名，說苑：飲不嚼者，浮以大白。

【烏紗】唐書車服志：烏紗帽者，入朝及燕見賓客之服也。烏紗落，謂免職。

【玉山】世說：山公曰：「嵇叔夜之爲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按：玉山，喻人之美也。頽壞也。

【太白死與未死】太白，唐李白字，能詩，嗜酒，或傳其醉後墜江死。

【伯倫埋與未埋】伯倫，晉劉伶字，伶嘗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

【道腴】荀子：味道之腴，腴，肥也。

【道左瓦礫二句】針對來書道腴之言，而言道無所不在也。莊子：知北遊：有道在螻蟻，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之語，句蓋本之。

【鮓】藏魚也。釋名：鮓，澤也，以鹽米釀之，如菹，然而食之也。按：今俗稱精魚者即是。

【莞】微笑也。

【新除四句】拜官日除。時葛當新除守令，故賀之。中間年丈句，來書當譽其謝病爲高。其獨得句，即賀其味道腴而有得也。

【似】奉也。

【不請益】言不敢請贈物之加益也。

【蠅翼】莊子：郢人墜壤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運斤成風，盡墨而鼻不傷。句蓋謙言求其改削文字也。

【鞞】按本義調爲帶具，字通鞞，音夥。集韻：鞞也。按此則三十鞞，乃三十筓耳。鞞之本音，讀跨。

【傳檐】按文求之，當是茗名。惟查地志，江西泰和縣，有傳檐山，宋熙寧四年，割泰和龍泉嶺三縣地，益萬安鎮，升爲縣。據此則傳檐，或即傳檐之誤，俟考。

【萬安】今江西萬安縣。

【雙井日鑄】

（宋史食貨志）茶之產於東南者，雲川之顧渚，毘陵之陽羨，紹興之日鑄，婺源之謝源，隆興之黃龍雙井，皆絕品也。【章貢】二水名，屬江西。【占】隱度其辭，口以授人之謂也。

### 與尉論捕盜書

陸

游

見序跋。

某昨暮聞以逐盜遽出，雖小事亦有難處置者。此十許人，皆負重辟，相與竄伏山林中，昏夜伺便小劫，比下去同官知之，則已分散逃匿，無次舍旗鼓可以物色求，無偏裨部伍可以策畫破，無糧可燒，無巢穴可窮，驟集忽散，如鬼物然，又實小盜。官兵計其不能為甚害，所以久不獲也。今未言能萬一馴至大盜，但無辜之民，時時遭劫，亦不可云細事。方其劫時，執縛恐迫，計民之冤，與遭大盜，亦有何異。今日偶見十退卒，說此事頗若可采，不敢效庸人以非職事故，默默不以告。

卒言「此十許人，雖出沒合散不常，似難遽獲；然晝必食，夜必息，得金帛必

竇，劫掠往來，至近亦須行四五里，豈有都無一人見之之理。蓋自頃民言見賊，官輒意其與賊通，捕繫笞掠，久之無所得，始釋去。是官自塞耳目，爲賊計則多，爲捕賊計則疏矣。一二年來，民間懲創此事，雖與賊交臂而過，歸家噤默，不敢以語比鄰，而況於告官乎？故官兵動息，賊皆先知，而賊雖近在十步內，官兵終不得知。』

某思其言，實中

譯去

事情，亦嘗竊度

下同

之。環三縣弓手土兵，爲人幾何？逐捕

十許賊，連歲弗獲，不可不思其故也。四境無事，秋稼如雲，誰肯爲賊囊橐者？縱有，亦不應人人皆然。吾輩儒者，當有大略，願足下曠然無疑於胸中，不當效武夫俗吏，但知守故常也。夫戰而獻馘，綱自三代以來用之，不可謂非古；然近世至賊殺平人以爲功。靖康建炎間，不勝其弊，始改制，凱還旋，勿獻馘，使將校列上功最而已。繇是妄殺之禍，十去八九。然則三代聖人之遺法，尙可改以便事，而況近歲妄庸者所爲乎？自今有言見盜者，當一切慰藉遣去，卽度其不妄，或粗有補，則又稍旌別之。雖目前未得力，但使人人敢言見賊，賊蹤跡益露，勢益窮蹙，遠不過數月

獲矣。足下試熟策之。秋暑夜次自愛！

不能治盜，至使民相率以盜爲諱，宜盜之肆無所忌也。退卒之言，可謂洞中癥結。

【註釋】【重辟】辟，罪也。【次舍】止宿處也。【物色】偵尋之詞。後漢書嚴光傳：帝思其賢，乃以物色求之。【註】以其形

貌求之。後世沿以爲察訪。【偏裨】偏，偏師也。裨，補也。前漢項籍傳：籍爲裨將。【懲創此事】創，有懲義。書經：予創若時。句

首以此事爲戒也。【弓手】謂習射者。宋史：軍興以來，既招弓手，又勞民兵。【爲賊囊橐】言窩盜賊也。【馘】說文：軍

戰斷首也。軍法獲而未服，則殺而獻其左耳，是曰馘，故有訓馘爲截耳者。【靖康建炎】見宗忠簡公文集序。【凱還】戰勝之

歌曰凱歌，得勝唱凱歌而還也。【功最】功之第一者爲最。最，極也。【稍旌別之】猶言稍優待之也。

## 上宰相書

劉

因

（元）字夢吉，容城人，生有異兆。六歲能詩，七歲能文，留心性理之學，隱居教授。至元間，徵授右贊善大夫，母病辭歸，再徵不起。卒贈翰林學士，諡文靖，封容城郡公。有靜修集三十卷。

九月二十八日因再拜。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



如君臣之義一節，自謂見之甚明。其大義且勿論，姑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是誰之力歟？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智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勢之必然，亙萬古而不可易，而莊周氏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

因生四十三年，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因尙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遇之恩，而得罪於聖門中庸之教也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爲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者，皆知因之此心也。但或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於蹤迹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惟閣下亦知因之未嘗以此自居也，請得一言之向者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卽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卽時應命。後以老母中去聲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凶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於不仕耶！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況因平

昔非隱晦者耶？況加以不次之寵，處之以優崇之地耶？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臥空齋，惶恐待罪。

因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疢瘡，歷夏及秋，後雖平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瘧疾復作，至七月初二日，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至八月初，偶起一念，自歎旁無期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僕，恐一旦身先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側，修營一舍，儻病勢不退，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二十一日，使者持恩命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不知所措；徐而思之，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拜。因又慮若稍涉疑遲，則不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而蹤迹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即日拜受，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療百至，略無一效，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恆納上聲上鋪馬聖旨，待病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閣下俯加矜憫，曲爲保全！因實疎遠微賤之臣，與帳幄諸公

不同，其進與退，固非難處之事，惟閣下始終成就之

情詞宛轉，因此或別有不得已之苦衷，特局外人無從測知耳。

【註釋】【莊周】戰國時蒙人，嘗爲蒙漆園吏，著書十萬餘言，號南華經。【偃蹇】傲慢貌。左傳：彼皆偃蹇。【先儲皇】

太子精吉木，未立卒。【朝露】史記商君傳：趙良曰：「危若朝露，尙欲延年益壽乎？」【鋪馬聖旨】鋪，俗作舖，驟遞之舍也。

鋪馬，謂由驛鋪供給馬匹，以便赴京，蓋聖旨中云然也。因不赴召，故將此聖旨繳上耳。【帳幄諸公】言參贊樞密之臣。

與余休休音休

魏校明字子才，崑山人。弘治乙丑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廣東提學副使。教士以德行為先，風俗爲之一變。遷國子

監祭酒，兼太常卿，卒諡恭簡。著有莊渠遺書十二卷。

昔者得汝書，吾意汝先公葬也久矣。汝弟煥至，亟問之，涕泣而對，乃知未也。吾責之曰：「大孝尊親，汝弗能矣；其次弗辱，汝弗能矣；其下能養，乃父何嘗一日享汝兄弟之奉哉？身後暴露，且也十有三年矣，若此與無子何別？昔者何子平有故不得葬，尙自謂「我情事未伸，天地間一辜古罪人耳。」况無故而不葬，辜將

安逃禮過時而不葬，主喪者不釋服。今汝兄弟俱釋衰倉回切，經杜結切從吉，施施焉。

于于焉，與他人同，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正以名教，則汝兄弟不可復入學校之門矣。』雖然，此責在汝尤重，何也？以汝爲兄，一家之長也。嗚呼！乃父學爲大儒，官至少宰，身後暴入聲露，不得安其體魄，孤魂漂漂，其竟何依。汝兄弟恬然安焉，是夷虜之道，非復詩禮之家矣，亦獨何心？

煥求我作墓志銘，吾平生未嘗爲此。昔者靜菴葬，胡純來求銘墓；遜菴葬，李

敕卯來求銘墓；叔父之葬，吾弟苦欲吾自銘，皆辭不作。今老矣，豈可獨爲令先公

破此例耶？雖然，吾心戚戚不忍也，欲爲汝兄弟轉求陸伯載，文章鉅公也；不然，轉

求周尙書伯明，汝父同年也。問行狀及事實，皆無之，豈能以空文作志耶？念汝弟

千里遠來，又懼汝兄弟以無埋銘爲辭，差讀如癡池葬事，故不得已，以吾所知者，代

汝作壙記，庶幾不誤葬期。嗚呼！祖父有善而弗能傳，謂之不孝。煥幼不能知，汝長

當知。可卽條錄嘉言善行，請文於立德立言之君子，以圖不朽，吾日夜望之！記錄

成，當遣寄我。

煥又言『兄子圭長成，今游邑庠矣。』吾聞之甚喜，庶幾克肖乃祖哉！欲繩祖武，在行不在文，在立志在勤用功，不專在才力。圭勉之哉！圭字朝信，已當去聲，故不著於字說。

義正詞嚴，今之惑於風水而緩葬者，宜如何愧汗交下也。

【註釋】

【何子平】

南北朝廬江潛人。少有至行，事母至孝。母沒，哀毀逾禮。時值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日

初喪之日，所居屋，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爲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伸，天地間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衰經】俱喪服也。衰，同縗。生麻布製，旁及下邊不緝者，謂之斬衰；熟麻布製，緝旁及下邊者，謂之齊衰。經，喪服用麻之在首在腰者也，或亦以葛爲之。

【施施于于】自得之貌。

【差池】不齊也，此作遲緩解。

【壙】墓穴也。

【圭字三句】古昔二十而冠，既冠而字，字之取義，

則爲之說焉；清文讀本有甘吏素字說一篇，即此例也。文言圭之字爲朝信，已得當，故不著字說焉。

## 與康對山

康海，字德涵，陝西武功人。弘治十五年，殿試第一，授修撰。與李夢陽相倡和，營議諸先達，忌者頗衆。正德初，劉

瑾亂政，以海同鄉，慕其才，欲招致之，海不肯往。會夢陽下獄，書片紙遺海曰：『對山救我！』對山者，海別號也。海乃謁瑾，瑾意

解，明日釋夢陽。瑾敗，坐黨落職。

霍

韜

(明)字渭先，南海人。正德甲戌進士，授主事，累官至少保禮部尚書。卒贈太保，諡文敏。有渭崖集。

生自小年，卽信對山空同爲今之豪傑也。及來京都，人則加訕刪去言於兩

君子者喋喋。喋生乃詢之呂仲木侯應乾，乃知今日之爲訕者，皆小人也。

自李東陽妬忌海內賢才，論人則取其輒碾音靡者，論文則取其絮爛者，一時

賤儒鄙夫，奔走其門，士習遂至極壞。而號爲自立有守者，率亦戀縮小器，沾沾

硜硜丘庚切而已，無怪乎百口一聲，訕對山空同也。生嘗語人曰：「若輩呵訕康

對山李空同，然兩君子者，視若輩譏呵，猶溝渠中蠅蚊也。今之人保守祿位，如丐

人之得簞食嗣，豆肉也，恨不一嚥以飽，又復皇駭驚顧，恐他人旁奪之。兩君子者

視之，不啻廁中鼠也。空同於詩文，猶少見本相。若對山被小人誣詆後，不惟不疏

奏自直，且於京師交游，無半字相愬；於詩於文，不少見懟直類切。恨不平之氣，其視

世之毀譽何如也？故凡今之喋喋，恨不傳厄切頤禿舌，短訾兩君子者，不惟不足

當識者一笑適足以見其不肖喪是非羞惡本心爲可哀憐耳！

今之人最號有識，亦必曰：『李空同尙氣傲物，康對山聲色自娛。』生爲之解曰：『今之世，居高官，踞要路者，烏得尙氣人哉？孟子曰：『我善養浩然之氣，』亦尙氣而已矣；「說稅大人則藐之，」亦傲物而已矣。古之人居危疑之世，各有所託以自垢；蕭何以田宅，淵明以酒，豈淺士所可知哉！』

我國家百六十年文明之運，宜有命世豪傑，出應其盛，或立勛業，追掩前轍；或續聖緒，垂式後人，文章氣節不與去聲也。尙冀珍重爲生輩矜式，至願至願！用舍上聲在時，雖孔孟不敢必。生雖處此，去住久速，亦尙未定。何時得隨一面，以慰懷渴。家園十數年，必有制作，足以聳一代盛美於隆古者，毋惜垂教，亦嶺海狂斐願望之幸之一也！不宣。

海之謁瑾，以救李夢陽故，而忌者乃以是醜詆之；得此文，庶足爲海吐氣。

【註釋】

【空同】

李夢陽，字獻吉，號空同，慶陽人。弘治進士，官至江西提學副使，以事奪職。工詩古文，與何景明等號十才子。時宰

相李東陽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夢陽獨譏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非是者弗道。而後之譏夢陽詩文者，則謂其模擬剽竊，得史遷少陵之形似，而失其真云。

【喋喋】多言也。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四歲能作徑尺書，十八成進士，累官至文淵閣大

學士，卒贈太師諡文正。

【輓靡】相隨順也。

【絮爛】如絮之爛，亦輓靡無風骨，如其爲人者也。

【攣】手足拘曲也。

【器

小】材器狹小也。

【沾沾徑徑】自守貌。

【少見本相】猶言稍自辨白也。

【懟】怨也。

【擘頤】擘，分擘也。頤，面頰也。

【禿舌】無髮曰禿。禿舌，猶口燥唇乾。

【聲色自娛】海與王九思同里同官，同以瑾黨廢。每相聚鄠杜間，挾摩伎，酣酒製樂，造歌

曲，自比俳優，以奇其佛鬱。

【蕭何】蕭何從漢高祖定天下，位爲相國，高帝疑之。蕭何從客言，遂多買田地，賤賣貨以自汙，高帝心乃

安。【淵明】陶侃曾孫，自以先世仕晉，不肯仕宋。公田悉令種秫，妻子固請種粳，乃以半種秫，半種粳。凡客造者，輒設酒。淵明蓋隱於

酒者。

【矜式】（孟子）皆有所矜式（註）矜敬也。式，法也。猶模範之意。

【狂斐】（魯論）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按）韜以狂

而能文自命。

## 與郡守肅齋王公書

### 文徵明

（明）長洲人，初名璣，以字行，更字徵仲，別號衡山。與祝允明、唐寅、徐禎卿等齊名。正德末，以歲貢生詣吏部試，

授翰林院待詔。世宗立，預修武宗實錄，侍經筵，未幾乞歸。四方乞詩文書畫者，接踵於道。外國使者道吳門，望里肅拜，以

不獲見爲恨。卒年已九十。



夫聲聞聲去過情，君子所恥；有損無益，賢者不爲。今大巡郭公欲爲某建立坊表，出於常格，區區淺薄，豈所宜蒙；深有不自安者。自惟潦倒儒生，塵伏里門，又以衰病蹇劣，不能廁跡士大夫之間，故擊嗽歛退縮，非以是爲高也。今以爲賢於他人，郡士夫誰爲不肖？且某在今諸士夫中，名位最微，人品最下，行能才智，最爲凡劣。一旦以爲賢，而拔出其上，冒然居之，豈非君子所深恥哉！某雖不當，自託於君子，然亦安肯覲然無恥，甘於小人之歸哉？

嘗閱郡志，宋蔣堂希魯，以禮部侍郎致仕居吳，時胡文恭公守郡，以其名德，因卽所居，表爲「難老坊」。蔣公愀然不樂，曰：「此俚俗歆豔，內不足而假之人，以爲誇者，何以至於我也？」胡公卽爲撤去。當時以爲美談，迄今傳示方冊。某自視於蔣公，無能爲役，而明公則今之胡公也。且某素蒙垂愛，其忍以里俗小人待之哉？某雖非足於內者，然竊欲自附於知分聲去守己之士，以求免於務外爲名之愆。惟是憲府崇嚴，無由控訴，欲望明公轉達此情，得賜寢罷，實出至幸也。況今歲

歎民窮，賦無從出，一有興作，不無動擾，此亦明公所宜軫念者。且某世居此里，自祖父父叔以來，世叨薄宦，里中父老，每爲贊喜；然於其人，實未嘗有毫髮蔭庇。萬一舉事，則匠作夫役，勞頓實多。夫不能覆庇，而反至勞頓，豈當時贊喜之意哉？彼雖自受其役，而區區以一身標表之故，坐視其勞，亦何能安然不爲之意哉！徒費財力，而又使人不安，正所謂無益而有損，竊爲明公不取也。

比者蕭二守顧訪，首及此事，某卽欲以此事上瀆明公。彼時猶以爲未必遽爾，乃者反覆思之，恐一旦文移下督，材木旣具，營繕旣嚴，則勢不可復止；雖欲有言，不可得矣。緣是不得已，輒露血誠，先此懇請，惟明公曲賜處分！倘得幸免，則明公之惠，不淺淺矣。區區此請，在於必得。若以爲非出至誠，姑爲是退托，以激冒時譽，則重得罪於左右矣；然而不敢避也。病茶滯不前，無緣躬叩鈴階，謹勒手狀，令兒子俯伏以請。臨紙不勝願望之至！

高介絕俗，迥出塵表，徵明人品，於此可見。

【註釋】【大巡】明制有巡按使者，不常設，故有此稱。【坊表】建築物以旌表鄉里之善人者，如忠孝坊、節義坊之類。【潦

倒】不得志也。【蹇劣】無才也。【擊斂】斂束也。後漢書：擊斂九藪之動物。【蔣堂希魯】堂，字希魯，宋常州宜興縣人。

官至尙書禮部侍郎，致仕卒。堂爲人清修純飭，遇事毅然不屈，貧而樂施，好學工文辭。【胡文恭公】名宿，字武平，宋常州晉陵人。

官至太子少師，諡文恭。【胡公卽爲撤去】按離老坊卽靈芝坊。希魯欲撤去之，文恭欲如其請，則營繕已畢，知其嘗獲芝草之

瑞，更爲靈芝，實則未撤去也。見《墨莊漫錄》。【軫】念也，轉輾思念也。【世叨薄宦】徵明父林，温州知府；叔父森，右僉都御史。

【不能覆庇二句】前代國家興作，不以貧雇傭，強民爲之，故云然。【二守】太守之倅也，如清制同知通判之類。【茶】疲

貌。【鈴階】鈴，鐸也，設於宮殿樓閣之間，風吹則相觸作聲，階近簷，簷有鈴，故云。

### 答毛憲副書

同時。

#### 王守仁

廟。

（明）字伯安，餘姚人，弘治間進士。正德時巡撫南贛，討平宸濠，卒諡文成。著有《王文成全集》三十六卷。從祀孔

昨承遣人諭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大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大府使之也。龍場

諸彝與之爭鬪，此自諸彝憤慍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大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大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

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爲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爲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

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爲利，禮義爲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在，雖祿之萬鍾，爵以王侯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而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爲福也。況於流離竄逐之微乎？

某之居此，蓋瘴癘蠱

古

毒之與處，魑

癡

魅

媚

魍

罔

魍

兩

之與遊，日有三死焉。

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大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瘴癘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魑魅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

執事之諭，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墮墮；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陽明學術功烈，彰彰在人耳目。卽此二書，非平素有得於中，亦不能毅然不撓若此。

【註釋】【龍場】地名，在貴州修文縣治。正德元年冬，劉瑾逮南京給事中御史戴銑等二十餘人，守仁抗章救，瑾怒，廷杖四十，謫

貴州龍場驛丞。【瘴癘】內病爲瘴，外病爲癘，南方暑濕之地有之。（南史）寄命瘴癘之地。【蠱毒】（通志）造蠱之法，以百蟲置

皿中，俾相啖食，其存者爲蠱。相傳苗裔之地有此俗，以蠱毒置人飲食中，能使人昏狂失志。【魑魅魍魎】皆木石之怪也。【日

有三死】謂死於瘴癘，死於蠱毒，死於魑魅魍魎也。【墮墮】謂廢節墮名也。

## 報劉一丈書

宗

臣

（明）字子相，興化人。嘉靖間進士，官至提學副使。著有宗子相集十五卷行於世。

數千里外，得長者時賜一書，以慰長想，卽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饋遺，則不才益將何以報焉。書中情意甚殷，卽長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長者深也。至以

上下相孚才德稱聲去位語不才，則不才有深感焉。夫才德不稱，固自知之矣；至於不孚之病，則尤不才爲甚。

且今之所謂孚者何哉？日夕策馬候權者之門，門者故不入，則甘言媚詞，作婦人狀，袖金以私之。卽門者持刺入，而主人又不卽出見，立廡中僕馬之間，惡氣襲衣袖，卽飢寒毒熱不可忍，不去也。抵暮，則前所受贈金者出，報客曰：『相公倦，謝客矣，客請明日來。』卽明日又不敢不來。夜披衣坐，聞鷄鳴，卽起盥櫛，走馬抵門。門者怒曰：『爲誰？』則曰：『昨日之客來。』則又怒曰：『何客之勤也！豈有相公此時出見客乎？』客心恥之，強忍而與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門者又得所贈金，則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廡中。幸主者出，南面召見，則驚走匍匐階下。主者曰：『進，』則再拜，故遲不起；起則上所上壽金。主者故不受，則固請；主者故固不受，則又固請；然後命吏納之。則又再拜，又故遲不起；起則五六揖始出。出揖門者曰：『官人幸顧我，他日來，幸無阻我也。』門者答揖大喜，奔出。馬上遇所交

識，卽揚鞭語曰：「適自相公家來，相公厚我厚我！」且虛言狀，卽所交識，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公又稍稍語人曰：「某也賢！某也賢！」聞者亦心計交贊之。此世所謂上下相孚也。長者謂僕能之乎？

前所謂權門者，自歲時伏臘一刺之外，卽經年不往也。間道經其門，則亦掩耳閉目，躍馬疾走過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則僕之褊衷，以此長不見悅於長吏，僕則愈益不顧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惟守分而已。」長者聞之，得無厭其爲迂乎？鄉園多故，不能不動客子之愁；至於長者之抱才而困，則又令我愴然有感。天之與先生者甚厚，無論長者不欲輕棄之，卽天意亦不欲長者之輕棄之也。幸寧心哉！

將伺候權門齷齪卑鄙之態，曲曲寫出；聞之猶令人作三日惡，而箇中人顧甘之如飴，殊不可解。

【註釋】

【孚】信也。

【刺】（釋名）書姓名於奏白曰刺。今名片也。

【廐】馬舍也。

【盥】以盆水沃洗曰盥。

【櫛】理髮

也。【壽金】以金帛贈人曰壽。《史記刺客傳》：「嚴仲子奉黃金百鎰，爲聶政母壽。」《歲時伏臘》（楊惲報孫會宗書）：「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炷羔，斗酒自勞。」伏日在夏，臘日在冬，秦漢時令節。【褊衷】褊急之心也。《詩魏風》：「維是褊心。」

### 贈序

#### 送石昌言舍人北使引

石揚休，字昌言，其先江都人，後依其戚眉州刺史，遂爲眉州人。昌言少孤力學，進士高第，官至工部郎中。嘗使契丹，道感寒毒，得風痺疾。○引，與序同。蘇氏避家諱，故改序爲引也。

#### 蘇

#### 洵

（宋）字明允，號老泉，眉州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仁宗嘉祐間，與二子軾、轍至京師，一時學者以其父子俱知名，稱三蘇，而以洵爲老蘇。有嘉祐集十六卷，諡法四卷行世。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噉<sub>同</sub>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

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sub>豆</sub>，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



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悔，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苦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曰爲文，中心自慙，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外，彊悍不屈之虜廷，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愾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

往年彭任從富公還，爲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迹，尙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

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大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爲贈。

晚學無師，有志竟成，自敍處正其自慰處。末段道及當時畏夷之概，頗中其弊，老泉誠有心人哉！

【註釋】【摧折復學】言經摧折而復學也。

【折衝口舌】使臣善辭，則免兵戈之禍矣。

【富公】富弼使契丹，議歲幣，

力爭獻納二字。

【介馬】被甲之馬。

【但】驚也。

【冒頓】匈奴單于名。

【平城之役】高祖開冒頓居代谷，使人覬之，

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帝復使奉春君劉敬往，敬極言不可擊狀。帝怒，械繫敬，遂至平城，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平城，今山西大同縣。白登，山名。

### 太息送秦少章

秦觀，字少章，揚州高郵人。觀弟，與季弟觀，均能文。

蘇軾

見序跋。

孔北海與曹公論盛孝章云：「孝章，實丈夫之雄者也，遊談之士，依以成聲。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重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吾讀至此，未嘗不廢書太息也。曰：「嗟乎！英偉奇逸之士，不容於世俗也久矣！」雖然，自今觀之，孔北海盛孝章猶在世，而向之譏評者，與草木同腐久矣。」

昔吾舉進士，試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方是時，士以剽裂爲文，聚而見訕；且訕公者，所在成市。曾未數年，忽焉若潦水之歸壑，無復見一人者。此豈復待後世哉！今吾衰老廢學，自視缺然，而天下之士不吾棄，以爲可以與於斯文者，猶以文忠公之故也。

張文潛、秦少游，此兩人者，士之超逸絕塵者也，非獨吾云爾。二三子亦自以爲莫及也。士駭於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言，常及吾與二三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歟？

少游之弟少章，復從吾遊，不及朞年，而論議日新，若將施於用者。欲歸省其親，且不忍去。嗚呼！子行矣，歸能求諸兄，吾何加焉。作太息一篇，以餞其行，使藏於家，三年，然後出之。

良金美玉，自有定價，一時毀譽，本不足憑。勉勵後學，固應如是。

【註釋】

【孔北海】名融，字文舉，漢人，爲北海太守。

【盛孝章】

名憲，與弟宏仲並著名。

【依以成聲】

謂依附以成聲。

譽。【九牧】九州也。【剽裂】剽竊前人，割裂義理。【張文潛】名耒，詳見論辨。【秦少游】名觀，詳見與秦少游書題註。

## 送趙希道序

潘興嗣

（宋）字延之，新建人，與王安石、曾鞏友善。以蔭授將作監主簿，調德化縣尉，刺史許瑊不爲之禮，遂棄官歸，築室豫章城南，自號清逸居士。熙寧初，召爲筠州推官，辭不就。有文集及詩話補遺。

予少時以爲天下功名，惟慷慨魁壘之士，能奮力以取之。睥睨而舉目，優游而就步，則以爲不若人矣。旣而熟視天下之士，顛仆寒餓之際，老死林谷之間，未必盡非才；而世之出於功名者，或異是焉。猶中疑而未決也，則取史氏所載，上下數千載，泛濫而博求之。然後知功名立者，或偶於一時，不必皆奇男子，又有幸不幸也。反而思之，則縮縮然不得其所欲，因取文王周公孔子之書，顛倒散漫，以觀乎消息盈虛之際，則豁然若有所得。

嗟乎！始予之狂，猶騰瀾怒濤，橫流逆奔，吞噬百川；久之勢旋氣定，平入於海，

雖蛟魚百怪，出沒汹涌，而不知所以汨得乎其中。蓋予與希道別十有三年，予之銳氣銷鑠，頓拙如此。而希道平時尤喜功名，廓落敢言，今乃爲小官，奔走數千里外，宜其憤憤不得於心。乃俛首低氣，視甌吐石焉，不啻若千金之重，豈其所徇者輕，而無異於吾之說邪？如無異於吾說，則篤吾以自信如是。功名之來也有餘，其去也無不足，迺同所謂幸不幸者，豁然於胸中矣。希道其勉之！

慰藉語卻是憤懣語，俛首低氣，甌石千金，想見窮士末途之況。

【註釋】【魁壘】壯偉也。《漢書》：魁壘之士。

【睥睨】邪視也。《玉篇》：左睥右睨。

【蛟魚百怪】蘇轍泗州僧伽塔詩：蛟

龍百怪，最近，迴風倒浪，踏無蹤。

【汨】沒也。

【甌】又通儻，《漢書》：蒯通傳：守儻石之祿。

【則篤吾以自信如是】篤，厚

也。言使吾向者之自信爲如是者，今乃益加厚也。

## 送宜黃何尉序

### 陸九淵

（宋）字子靜，乾道中進士，官至知荆門軍，學者稱象山先生，卒諡文安。九淵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辨所學多不合，晚年亦深悔鵝湖舊說之非。明嘉靖間，從祀孔廟。著有象山集二十八卷，語錄四卷。

贈序 送趙希道序 送宜黃何尉序

一二五

民甚宜其尉，甚不宜其令；吏甚宜其令，甚不宜其尉。是令尉之賢否，不難知也。尉以是不善於其令，令以是不善於其尉，是令尉之曲直，不難知也。

東陽何君坦，尉宜黃，與其令臧氏子不相善，其賢否曲直，蓋不難知者。二人之爭，至於有司，有司不置白黑於其間，遂以俱罷。縣之民謂臧之罪不止於罷，而幸其去，謂何之過不至於罷，而惜其去。臧貪而富，且自知得罪於民，式遄傳其歸矣。何廉而貧，無以振其行李，縣之士民哀其窮而爲之裹囊以餞之，思其賢而爲之歌詩以送之。何之歸亦榮矣！

比干剖心，惡來知政，子胥鴟夷，宰嚭切普鄙謀國，爵刑舛喘施，德業倒植，若此

者，班班見於書傳。今有司所以處臧何之賢否曲直者，雖未當聲去乎人心，然揆之

舛施倒植之事，豈不遠哉！況其民心士論，有以慰薦扶持如此其盛者乎！何君尙

何憾？魯士師如柳下惠，楚令尹如子文，其平獄治理之善，當不可勝紀。三黜三已

之間，其爲曲直多矣。而語孟所稱，獨在於遺佚不怨，阨窮不憫，仕無喜色，已無愠

色。況今天子重明麗正，光輝日新，大臣如德星，禦陰輔陽，以卻氛分。祲侵。下邑一

尉，悉力衛其民，以迓五墨令，適用吏文，與令俱罷。是豈終遺佚阨窮而已者乎！何

君尙何憾？

雖然，何君之譽若此其盛者，臧氏子實爲之也。何君之心，何君之學，遽可如是而已乎？何君是舉，亦勇矣！誠率是勇以志乎道，進乎學，必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使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吾所望於何君者。不然，何君固無憾，吾將有憾於何君矣。

兩兩比較，而薰蕕自見，曲直是非，聽諸輿論，誰謂三代下無眞評哉？

【註釋】【東陽】今浙江東陽縣。【宜黃】今江西宜黃縣。【式】發語詞。【過】速也。【振】整也。【比于剖心】

村謂賢人心有七竅，因剖比于以視之。【惡來】村臣，助村爲虐。【子胥鳴夷】吳越春秋：子胥伏劍而死，吳王乃取子胥尸，

盛以鳴夷之器，投之於江。鳴夷，革囊也，馬革爲之，楹形。【宰嚭】吳王之殺子胥，由宰嚭譖之。【舛】誤也。【慰薦】慰藉也。

【柳下惠三黜令尹子文三已】柳下惠爲士師，三黜而不去魯。楚令子文，三任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均見魯論。

【遺佚不怨二句】孟子謂柳下惠語遺佚，自人棄我，言阨窮，自我處困言。【重明麗正】《易》：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疏〕重明，謂上下俱離，麗乎正也者。謂兩陰在內，既有重明之德，又附於正道，所以化成天下也。按文言天子與日月並明，而附麗乎正道耳。

〔德星〕德星，歲星也。歲星所在有福，故曰德星。後漢陳寔子姪，共造荀淑討論，時德星聚。太史奏曰：「五百里內有賢人聚。」

見〔續晉陽秋〕此以德星喻大臣之賢。

〔氛祲〕惡氣也。

〔迂〕遠也。

〔墨令〕貪令也。

〔適用吏文〕屬官與長官相許，

屬官卽直，自當兩罷也。吏文似指此。

〔廣居〕仁也。

〔正位〕禮也。

〔大道〕義也。

## 送東陽馬生序

宋

濂

見論辨。

余幼時卽嗜學，家貧無從致書以觀，每假借於藏書之家，手自筆錄，計日以還。天大寒，硯冰堅，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錄畢走送之，不敢稍逾約。以是人多以書假余，余因得遍觀羣書。既加冠，益慕聖賢之道，又患無碩師名人與游。嘗趨百里外，從鄉之先達，執經叩問。先達德隆望尊，門人弟子填<sub>田</sub>其室，未嘗稍降辭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質理，俯身傾耳以請；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禮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復；俟其忻悅，則又請焉。故余雖愚，卒獲有所聞。



當余之從師也，負篋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窮冬烈風，大雪深數尺，足膚皸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勁不能動，媵人持湯沃灌，以衾擁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無鮮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綺繡，戴朱纓寶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左佩刀，右佩容臭，燁葉然若神人。余則緼緼袍敝衣處其間，略無慕豔意；以中有足樂者，不知口體之奉不若人也。蓋余之勤且艱若此。今雖耄老，未有所成，猶幸預君子之列，而承天子之寵光，綴公卿之後，日侍坐備顧問，四海亦謬稱其名氏，況才之過於余者乎？

今諸生學於太學，縣官日有廩稍之供，父母歲有裘葛之遺，無凍餒之患矣；坐大廈之下而誦詩書，無奔走之勞矣；有司業博士爲之師，未有問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書，皆集於此，不必若余之手錄，假諸人而後見也。其業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質之卑，則心不若余之專耳，豈他人之過哉！

東陽馬生君則，在太學已二年，流輩甚稱其賢。余朝京師，生以鄉人子謁余，

譔長書以爲贄，辭甚暢達；與之論辨，言和而色變。自謂少時用心於學甚勞，是可請善學者矣！其將歸見其親也，余故道爲學之難以告之。謂余勉鄉人以學者，余之志也；詆我誇際遇之盛，而驕鄉人者，豈知余者哉！

古來大經濟大學問，皆從困苦艱難中得之。膏梁子弟，雖日舉此詔之，未必有濟。

【註釋】【碩】大也。【先達】前輩也。【填】滿也。【叱咄】呵斥也。（戰國策）吮藉叱咄，則奴隸之人至矣。【復】答也。

報也。【戰】手足折裂也。【媵人】媵，送也。言送往就學之人。【容臭】（禮內則）纓衿佩容臭。（註）容臭，香物也。【燁然】

光盛貌。【緼袍】夾袍之中實麻者。【老】（禮曲禮）八十九曰老。【綴】連也。謂連續而隨諸卿之後。【縣官】稱朝

廷也。（漢書）仰給縣官。【廩稍】月給食米也。【大廈】大屋也。【司業】官名，在祭酒下。【博士】位在司業下。【余

朝京師】時濂已以學士承旨致仕，蓋以歲時朝請至京師。【葬】平也，同夷。

## 指喻

方孝孺 見論辨。

浦陽鄭君仲辨，其容闐然，其色渥然，其氣充然，未嘗有疾也。他日左手之

拇<sup>某</sup>有疹<sup>軫</sup>焉，隆起而粟，君疑之，以示人。人大笑，以爲不足患。既三日，聚而如錢，

憂之滋甚；又以示人，笑者如初。又三日，拇之大盈握；近拇之指，皆爲之痛，若剗<sup>轍</sup>

刺狀；肢體心膂<sup>呂</sup>，無不病者。懼而謀諸醫，醫視之，驚曰：『此疾之奇者。雖病在指，

其實一身病也。不速治，且能傷生。然始發之時，終日可愈。三日，越旬可愈。今疾且

已成，非三月不能瘳<sup>抽</sup>。終日而愈，艾可治也。越旬而愈，藥可治也。至於既成，甚將

延乎肝膈<sup>隔</sup>，否亦將爲一臂之憂。非有以禦其內，其勢不止；非有以治其外，疾未

易爲也。』君從其言，日服湯劑，而傳以善藥。果至二月而後瘳，三月而神色始復。

余因是思之，天下之事，常發於至微，而終爲大患；始以爲不足治，而終至於不可爲。當其易也，惜旦夕之力，忽之而不顧；及其既成也，積歲月疲思慮而僅克之；如此指者多矣。蓋衆人之可知者，衆人之所能治也；其勢雖危，而未足深畏。惟萌於不必憂之地，而寓於不可見之初，衆人笑而忽之者，此則君子之所深畏也。

昔之天下，有如君之盛壯無疾者乎？愛天下者，有如君之愛身者乎？而可以爲天下患者，豈特瘡痂痂之於指乎？君未嘗敢忽之，特以不早謀於醫，而幾至於甚病。況乎視之以至疎之勢，重之以疲敝之餘，吏之戕戕摩剝削以速其疾者，亦甚矣。幸其未發，以爲無虞而不知畏，此真可謂智也與哉！余賤而不敢謀國，而君慮周行果，非久於布衣者也。傳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君誠有位於時，則宜以拇病爲戒。洪武辛酉九月二十六日述。

病在天下而不知治，豈真視不指若哉！因循釀禍，漸至不可救藥，雖有良醫，其奈之何。

【註釋】【浦陽】今浙江浦陽縣。

【闔】壯盛也。

【渥然】（詩邶風）赫如渥赭。言其顏色紅潤如赭石也。

【拇】手之大

指也。【疹】發生小紅點也。

【隆起而粟】言高起有粒如粟也。

【滋】益也。

【剝】割也。

【膂】脊骨也。

【膈】胸膈也。

【艾可治也】（本草註）醫家用艾灸百病，故名艾爲灸草。

【疔】亦瘡也。

【戕摩】戕，殺害也。摩，擦損也。合下二字，傷害之

意。【三折肱成良醫】（左傳）三折肱，知爲良醫。意言得於己身之經驗多也。

贈段可久幸福山序

邱濬

(明)字仲深，瓊山人。景泰間進士，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卒諡文莊。著有《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

世之仕者，往往重內而輕外，一登科目，卽視州縣如陷阱然，惟恐己之不辛而或墜焉。之人也，豈慮其民之未易化耶？吏之未易馭耶？政事之未易修舉耶？曰：『皆非也。正以其勃勃與悻悻者，未易平耳。』雖然，『領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詞，』豈獨今日然哉！

唐時，帥見大府，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鞬，靴同郊迎。令狐暉桓刺吉

州，謁見齊暎，映同從容步進，不昧末首戎器，卽以得譴。夫府帥之於大府，刺史之於

觀察使，尙爾，則縣令可知矣。宋使者行部，所部郊迎數十里外，或遇霖潦，瞻馬首  
條至，跪拜泥淖，開中移時不敢興；既就館，拱手立座下，三跪進酒，其卑辱也甚矣。  
然是時韓昌黎以名世大儒，謫令陽山；朱紫陽以命世大材，首簿同安；未聞其以

驕蹇得譴於時。及考其所以致譴者，反以闕異端忤權貴之故。所以然者，豈非以上下之分所當盡，是非之公不容昧，可以理詘，而不可以勢詘耶？

予友段可久，少負奇氣，好讀史傳，而慕古豪傑士之爲人，不肯媵諂阿隨人

後。舉進士，卽以病得告家居，其於富貴利達，蓋漠如也。今不得已，始起拜命，得知登之福山。嗟乎！可久豈百里才哉！雖然，今則然矣，將若之何！夫以大才試小邑，如以千里馬馳數十里之地，不患其不至也；以百石弓射數十步之侯，不患其不中也。可久行矣！其尙明理以御氣，無若小丈夫然，積勃勃者於胸中，見悻悻者於顏面。於上下之分，則不肯安；臨勢利之際，則厥角稽聲上首之惟恐後；其爲科目累也大矣。予相知最深，於其行，慕古人贈言之意，方將有規焉，適地官主事劉世英，率其諸交游，屬予文以華其行，遂以贈之。可久得無異吾言乎？

奪我鳳凰池，古人每用是爲怏怏。究之內官不察史情，外官不達治體，均不能

無失，是在疏通之以力救其弊。

【註釋】【科目】唐制取士之科，有秀才明經進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見於史者五十餘科，故謂之科目。後世止進士一科，亦稱科目，蓋沿用之誤也。【勃勃】不平之氣。【悻悻】怒也。【領郡二句】杜甫詩：「言官之不願外放也。」【帕】額巾也。

【袴鞞】戎服也。（劉克莊詩）少年從軍事袴鞞。

【令狐峒】唐人，德芬支孫。登進士第，官至祕書少監。

【齊曠】瀘州高陽人。

登博學宏詞，累官中書侍郎，封河間男，卒諡曰忠。

【淖】積水也。

【幪】頭巾也。

【陽山】今廣東陽山縣。

【朱紫陽】宋朱

熹，字晦，始居崇安，榜臨事曰紫陽書室，故有此稱。

【首簿】即主簿，掌理文書簿籍，爲據史之長。

【同安】今福建同安縣。

【媵阿】阿，同嬰。惟命是聽，不敢持異同也。（白居易有木詩序）予嘗讀漢書，見侯順餘嬰，圖身忘國，如張禹輩者。

【登之福山】

福山縣，明屬山東登州府。

【百里】縣所割地，約百里左右。

【侯】射布，今之箭靶也。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

【厥角稽首】

（孟子）若崩厥角稽首。謂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贈言】（史記）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王勃文）臨別贈言。

【地

官】即戶部。【華】猶言榮寵也。

## 愚說贈王君

此亦贈序類，以其語氣與贈序無異，非論辨中之所謂說也。

## 楊循吉

（明）字君謙，吳縣人。成化甲辰進士，除禮部主事。善病，好讀書，每得意則手足掉，不能禁，人呼爲顛主事。在

郎署每稱病不出，長官厭而訶之，即疏請致仕。正德初，帝幸南鄆，召賦打虎曲，稱旨，命爲樂府小令。與伶人居，恥之，謀於

當道，得放歸，徜徉寄食以終。有松壽堂詩文集。

駙馬都尉教讀崑山王君成憲，自稱曰真愚。予爲之說曰：『今天下皆知愚之不若智矣。以愚之名加之，其人誠愚耶，亦不肯受矣。然而愚能勝智，智不能勝愚，夫何故？以吾之智勝天下，天下復有智於我者，而我之智竭矣。而天下之愚者，惟無所用以勝乎天下，而天下恆不能勝之。彼其權謀術數之學，有時而盡也。』

今夫終日辨而必歸於默，終日鬪而必歸於息。夫與人辨與鬪者，則人亦必有辨與鬪者起而乘之；而不鬪不辨者，未嘗有求勝乎天下之心，而天下自然莫能與之角也。夫使天下莫能與之角，則其智豈不實出乎天下之人，而何謂其愚者耶！故愚者以其不勝勝天下，訥而不敢辨，怯而不敢鬪，而實非怯與訥也，乃所以常持其必勝之道者也。故天下之辨者，恆遇訥者而止；天下之勇者，恆遇怯者而止；天下之智者，恆遇愚者而止。愚之勝智，不已多耶！

愚能勝智，智不能勝愚，辨論透澈，深得老氏守雌之旨。

【註釋】駙馬都尉【官名。漢置，掌副車之馬。魏晉以後，尙公主者，皆拜駙馬都尉。】

【教讀】塾師之稱。王蓋教授於駙馬府。



## 贈周瑩歸省序

王守仁

見書牋。

永康周瑩德純嘗學於應子元忠，既乃復見陽明子而請益。陽明子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曰：「然。」「應子則何以教子？」曰：「無他言也，惟日誨之以希聖希賢之學，毋溺於流俗。」且曰：「斯吾所嘗就正於陽明子者也。子而不吾信，則盍親往焉！」瑩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謁。曰：「子之來也，猶有所未信乎？」曰：「信之。」曰：「信之而又來，何也？」曰：「未得其方也。」陽明子曰：「子既得其方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有問，去聲下同曰：「先生以應子之故，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既得之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而起，茫然有問，曰：「瑩愚，不得其方，先生母乃以瑩爲戲，望卒賜之教！」

陽明子曰：『子之自永康而來也，程幾何？』曰：『千里而遙。』曰：『遠矣。從舟乎？』曰：『從舟而又登陸也。』曰：『勞矣。當茲六月，亦暑乎？』曰：『途之暑特甚也。』曰：『難矣。具資糧，從童僕乎？』曰：『中途而僕病，乃舍之，貸而行。』曰：『茲益難矣。』曰：『子之來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遂返而必來乎？將亦無有强上聲下同子者乎？』曰：『瑩至於夫子之門，勞苦艱難，誠樂之，寧以是而遂返？又俟乎人之强之也乎？』曰：『斯吾之所謂子之既得其方也。子之志，欲至於吾門也，則遂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而志於聖賢之學，有不至於聖賢者乎，而假於人乎？子之舍舟從陸，捐僕貸糧，冒毒暑而來也，則又安所從受之方也。』生躍然起，拜曰：『茲乃命之方也已。抑瑩由於其方而迷於其說，必俟夫子之言而後躍如也，則何居？』陽明子曰：『子未覩乎燕如劣切石以求灰者乎？火力具足矣，乃得水而遂化。子歸就應子而足其火力焉，吾將儲擔石之水，以俟子之再見。』

【陽明子】守仁自號。

【悚然】驚疑貌。

【有間】少頃也。

【無假於人】言無待乎人。

【燕】燒也。

贈序  
贈周莖歸省序

一三九

818  
2354  
30

39本4月  
809

150. ~~30~~  
68  
111  
30

類 820.8  
號 5457  
30

8091

臺灣省立臺中圖書館



31120003497491

民國 72年 7 月	
登錄碼	8091
類	820.8 5457
號	30

類 820.8  
號 5457  
30

8091

臺灣省立臺中圖書館

66.1.10,000

31120003497491  
S 820.8 5457 v.30

宋元明文評註讀本

PTL 國中圖

